象山全集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李氏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陸象山先生全集敘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龢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心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論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

宋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陸象山先生全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言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

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書

象山陸先生文集敘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淺深之異此篇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錄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丑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文集於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於乎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賢知愚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易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於乎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大元至治甲寅歲春三月咸邱後學吳澄敬撰

重修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統而理學乃得承於後代理學者道統所由寄也粵自孔孟既歿微言歇絶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譽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詳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燦然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講學鵝湖當世並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雖與朱子宗主不同往反辨論而其躬行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故考陸者必參朱考朱者不廢陸陸集出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失臨川李穆堂先生素佩陸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干卷爲之評點並詳註門人姓字里居至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庚辰秋先生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復而新之因予門下士汪生之旭請予爲序予惟陸子生當宋代理學名儒森然林立而先生奮起草茅天資學力超然物表闡性命之微窮天人之蘊與濂洛關閩並垂不朽雖一時未盡其用而後世得以存其說今讀其文凡斯道之循環往復聖學之成始成終胥于是乎在將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先生有焉予固喜邦瑞之能承先志而又冀乎讀先生之書者之當窺其致力之所存而不徒以尊德性爲見心之地也已

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山陽後學瑟菴汪廷珍書於都門邸舍

文安公遺像

王大有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維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袁蒙齋書作先生贊云卽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陸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二　與趙監一

與鄧文範二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二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二　與朱元晦三

與吳顯仲二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三　與曹挺之

與曹立之二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二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二　與趙宰

與胡達材二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三　與符復仲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二　與趙子直

與辛幼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二　與傅子淵三

與傅聖謨三　與包詳道七

與包顯道二　與包敏道四

與吳伯顒　與吳仲詩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顏子堅

與張季忠　與胥必先

與朱元晦　與吳仲良

與詹子南三　與陳倅二

與包顯道四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二　與趙推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楊守三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　與應仲寔
與張季海二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彥文
與劉志甫　與邵叔誼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二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　與吳子嗣八
與傅季魯　與陳宰二
與李宰二　與趙景昭
與王順伯二　與尤延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四　與趙詠道四
與陳正己二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翁七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二
與劉伯協二　與黃循中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三　與薛象先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馮傳之　與朱元晦一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二
與嚴泰伯三　與傅子淵
與羅章夫　與廖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三
與蔡公辯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孫濬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二　與朱子淵
與劉漕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與張元善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二　與豐叔賈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信　與似清
與沈宰二
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二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謀舉　贈陸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矯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四　易數一 張叔權書 連叔廣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荊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聞鶯
鶯六言　晚春出箭溪二首
子規六言　蟬
贈化主　疎山道中
鵝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西監　題慧照寺
贈畫梅王文顯　餞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熲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荊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二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鵝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顒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論
卷之三十一
程文
制科解試　料敵解試
賑濟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德仁功利省試　漢文武之治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二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爲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續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謚議孔煒撰　覆謚丁端祖撰
象山先生行狀楊簡述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卷之三十五
語錄
卷之三十六
年譜
附學則辯　徐階著
陸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邵叔誼 浙江人問學於文安公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定命以袪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晝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真僞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辯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陽明先生答顧東橋書最末一大段娓娓千言暢發陸子此書

之意然辭繁不殺與言簡而意足者相較覺道德之淺深世代之先後自有界限不能無感焉至於悲天憫人汲汲皇皇之意如痌瘝在身實有不容已於天下者則兩君子先後同揆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與曾宅之 諱祖道廬陵人師事文安公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檟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戚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戚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爲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瀑音暴飛泉懸水也

臧穀用心雖異其爲亡羊則一

陸子論心句句說理而道聽塗說之流必誣其專言精神近於禪學蓋愛憎之口不必其事之有根如娶寡女者必詆爲撾婦翁而不自疑其妄彼

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陳建輩可謂無忌憚之小人矣

卽夫子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自古人質實以下至蓋可觀矣共九行與與朱元晦書同

所謂與溺於意見之人言雖

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旣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尙得爲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曰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

陸子甚不取脫灑二字而評之者乃謂其專欲脫灑實可怪歎

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檃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諱大時號盤谷五峯先生宏季子也季隨之子係文安公壻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款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

顏子之志在無伐善無施勞正是其克己處此意惟陸子知之故其論如此

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幷以究此理

與趙監 諱汝謙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入範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勑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教之

誨人不倦之心如此

與鄧文範 諱約禮號直齋臨川人登淳熙五年進士從文安公學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緜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爲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倘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杆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爲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

祠官宋朝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

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夸大戚附屈己卑身附人也狙音疽猿屬

與李省幹

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燿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當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欺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饑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渙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卽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

如知非義卽當速已

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尙誰望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

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卽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旣去髮異服又安能使之髮髡潔緇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擔版矣鄉來竊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稟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卽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胷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尙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可無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卽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祉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

歇音異

豗音灰豕掘地也又相擊也

日深馳鄉闈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卽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豗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

此駁最爲平允

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

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與重為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曏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

至平至允之論

於意見典訓無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
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
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
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
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
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
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
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
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
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
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
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
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
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
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
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
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
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
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
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
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
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
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
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

來書謂陰陽已是形而下者故陸子辨之易大傳明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自不得以爲器

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
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
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
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
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
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於此無乃理有
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
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
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
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
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
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
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
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
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
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
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
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
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
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
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
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
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

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逈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尙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終不作斷絕語忠厚之意藹然

與吳顯仲 建昌南城人文安公弟子

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厭意爲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爲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爲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履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淩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蓋平常妥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戾也況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爲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童伯虞（建昌南城人先事文達公後事文安公）

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摶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戚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領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爲來書所先輒布此爲復

與劉深甫（諱造建昌南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文安公弟子）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𤄊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甫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甫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己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己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甫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諱商佐同邑人舉鄉貢進士九敍公長壻從學文安公）

來書累累及己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爲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己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遽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己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

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己或能爲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板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檜同卷

二

前書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板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通病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騖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尙何戒謹恐懼之有

初學入德之方此數

與曹挺之諱廷與兄建從事文安公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

行爲最切所謂孝弟謹信親愛餘力學文

知至至之二語程傳所解亦未妥如幾字當訓及程乃作微解似非本意蓋由誤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爲致知以知終終之爲力行故以幾字作微字解不知知至知終者致知也至者終之者乃力行也至之謂必至於是終之謂至於是而不遷也

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與曹立之 諱建饒州餘干人文安公弟子

某駑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尙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窒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當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飜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爲之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況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己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尙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汩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爲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己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爲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

憒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明爲明不明爲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立之譬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此篇議論乃有志學道者所必歷之境日誦一過可也

與黃日新 同邑人文安公弟子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狠狠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獨學無友者當以此書爲法

與黃元吉 諱豐浙江人從學文安公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名貫未詳文安公弟子

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爲學日知其難過步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

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浙江會稽人誠之兄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逮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見李德遠 諱浩臨川人紹興十三年登進士與文安公兄弟講學號橘園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貴己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己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己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爲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耶俞之以爲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爲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文似昌黎

耶俞笑貌後漢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耶俞之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爲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爲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媟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媟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示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涖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復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贄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即李德遠

王公諱賀字景文時爲考官

循此行之無生今反古之戕而可以漸復古道乃真儒術否則古之道不可行於今之世矣

又進一層

秉禮度義一步不苟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禮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覩揭示各爲文辭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爲之禮然則斯禮也盡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意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爲尤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意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爲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涖之旣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爲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爲未安適以書言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玕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爲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爲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爲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爲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

荆公變法正坐不能包荒耳

一句一意直窮到底所謂叩兩端而竭也

爲必變法僕以爲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迺事哉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爲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撟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浙江會稽人名千能兄弟師事文安公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閒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爲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爲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論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論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荅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俱是爲學中實境

通病也今人猛省

懊音奧悔恨也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礙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閒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爲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爲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著鞭宜其在己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爲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藁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

伸於不已者者也

與王德脩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嚮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與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鐫諭詳復深感厚誼第概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遡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爲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諱堯夫登淳熙二年進士師事文達公

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亦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苟得脫免之後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語未爲不是然辨亦有不得已者故曰君子之道或默或語

陸子之論如此而世之道聽塗說者以陸王爲不立語言文字豈不謬哉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鱗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

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斂然自安於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贅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僞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弘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蟄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寖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金谿爲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黨貢諛獻佞以蹈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岩嶤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脩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聞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諱拱餘姚人尚書沂之子從學文安公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所謂廣居安宅萬物皆備

夜氣所息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廏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洒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煅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諱友文金華府人從學文安公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諱興宗首創貴溪應天山名象山精舍以居文安公亦金谿人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予顏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

元忠雖周

吾輩當書紳

先生之虛懷如此

爲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名貴無攷師事文公安

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諱敘建昌人師事最久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概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諱初疑舜功從兄弟同師事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汩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諱清叟金谿人九敘公第五婿也從學文安公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居憂而授徒與不爲禮不爲樂之理未合然世有貧士居憂無以爲喪葬之費又仰事俯育一無聊賴非授徒不可者又當變通所謂時乎爲貧與得已不已者異也伯恭之貧當不至此故先生規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呂伯恭 諱祖謙號東萊謚曰成

往歲先判府窀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諱祖儉東萊之弟問學文安公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

先生與人言無不切實篤至如此

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諱溪謚文端温州永嘉人史作肖望少望疑即肖望蓋戴溪也文安公弟子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娶女宿留龍窟臥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賢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諱琥寧波奉化人元賓兄也同師事文安公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

謂人不視聖賢爲異類則孟子不必言聖人之於民亦類矣

語上

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漑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
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
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
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
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樸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
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學爲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諱宗商浙江人從學文安公

比得書知爲學進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
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
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礱亦復何憂亦復
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爲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
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
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
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
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
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諱簡號慈湖謚文元寧波慈溪人文安公弟子居首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
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
廢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
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
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
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
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
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
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陳蕃叟諱武温州永嘉人君舉從弟請業弟子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
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
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
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
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
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諱安世江南人問學於文安公

孟子揠苗一段大概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
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
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樸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
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
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諱璘謚文靖奉化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師事文安公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
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
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諱誼一字宏父謚文忠温州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師事文安公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
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
爲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
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
均爲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
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飜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

李叔潤及端卿端木等名貫俱無考皆問學弟子

劉伯正名泌饒州餘千人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官至太子少保

吏胥之害此書盡之

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己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洒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二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頞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尙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邱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諱汝愚饒州餘干人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鄉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疏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

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兩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尙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穤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脈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諱棄疾山東歷城人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聽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姦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夫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　天子愛養之方丁寧于詔旨勤卹之意焦勞于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咸風咸尙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于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搥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僞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蝎蠹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制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

一氣數十行山奔海立淋漓噴薄卽以文詞論亦天下之至文

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説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説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説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繫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説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傅全美 建昌南城人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仁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尙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沖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旣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恵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旣往之不爲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浸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恵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爲祟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旣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旣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己爲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尙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尙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爲人之志勉致爲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名夢泉號若水建昌人登紹熙二年進士文安公弟子嘗講學曾潭之嶽學者稱曾潭先生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旣明趨向旣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日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陸子亦以子淵爲傷於輕易宜朱子譏其氣質

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盡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鑴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陸子不以不假推尋擬度之說爲是而議者輒指汝目自明等語爲非不知彼就本體言也就本體言則萬物皆備於我目自明耳自聰也就用功言則察識而擴充非推尋擬度不能也

與傅聖謨 建昌人文安公弟子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卽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

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眞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諱約建昌南城人與顯道敏道兄弟嘗學於文安公

人生天地閒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卓然日履之閒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眞得其實詰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閒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尙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閒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閒尙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眞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顚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閒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騖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閒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閒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閒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顚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卻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卻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爲學日益㒵悏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

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李季遠亦南城人與包氏兄弟同來侍學者也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于思覬覦於非所可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概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閒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閒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皆當如此若能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按此可見朱陸之學未嘗不同皆以躬行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閒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原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己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閒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己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仁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爲幸某未得差勑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爲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諱揚恢之父詳道之弟敏道之兄也人稱克堂先生以子恢貴贈太子少師文安公弟子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瀾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

實踐爲要者也

先生有棋可以長精神之說然棋可不及之按先生亦祇借棋指點爲不肯用心者說卽爲之猶實乎己意勿錯會

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晦菴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 諱遜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瀰朋友相聚爲況不滅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瀰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棋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逵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闒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淩遽遺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四

滋瀰二字恐誤

闒音塔茸音冗庸鄙無才能貌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尙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仁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攜二子滋瀰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顒 名顒若臨川文安公妻弟也與弟仲詩叔有皆受業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著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卽有垂頭闒茸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著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名厚若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究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宅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

余生平爲學必求了然於心若心未能自了然雖平日心悅誠服之人亦不敢附會其說

自題評硏覈庶幾覩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脈則爲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 名誠若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寖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爲非然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爲多臨深爲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尙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先生所論未嘗不分別知行未嘗不先知後行特不欲以窮至事物之理爲知至耳堯舜之知固不必偏物亦未嘗不欲知先務也

垂示所擬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書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脈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爲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辨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荅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爲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蟊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名貫里居皆無考師事文安公

此聖賢讀書之法與記誦辭章誇多鬭靡者絕不相同歐公所謂性非所急也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樸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是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夕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尙書皐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名貫夫考嘗問學朱陸二先生後棄儒服爲僧劣弟子也

昔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儒推轂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名貫未詳師事文安公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尙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每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雖未加益之上似有脫句

與胥必先 諱訓臨川人與文安公連襟先從學

近得吳伯顒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丈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爲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蕪纇多所删削詔旨則宜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傅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剡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爲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矣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塲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爲朝廷惜耳某對班或尙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眞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椽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尙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己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閒號爲日進能爭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道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凊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爲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己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呶呶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諱阜民浙江嚴州遂安人侍學文安公

得書開讀甚慰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己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

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尙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尙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得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以知本爲知至是時用古本大學未有格致補傳也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與陳倅

倅音翠副也郡倅稱半刺猶半刺史之職也

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平日踈嬾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性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淸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爲而不以爲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糴一事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爲心者絕少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爲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掊斂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概論州縣不可爲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名無實徒爲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爲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爲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目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輒以稟聞或有可采某親有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爲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問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僞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歡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爲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斂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爲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劫脅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爲之役爲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丈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某甚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有可采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尙有可救者否見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歷庶可磨算吏胥欲作弊只

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著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歷則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爲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爲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横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爲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爲大務必假闕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爲師與吏爲伍甚者服役於吏爲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有一毫爲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久以爲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爲致此意近　主上因進擬監司論宰執以爲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閒謬人妄說耳承舛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覈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閒今日方審察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爲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爲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穎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爲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爲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瞽人識文字者方可爲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爲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諱貞建昌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從學早）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

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俱寖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己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薦饑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繫仁侯是望　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為稟

與程帥

論詩之源流一字不可易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眾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

論江西詩亦非溢美

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禮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瓿音蒲瓦器醬瓿出揚子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如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鼎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戶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寖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戶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刪定例令民戶自持槩盪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囂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稟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諱若水時為漕使）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贅第以某嘗託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

余嘗爲家居二倉一義倉一常平意亦如此

新者積矣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是閒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閒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爲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種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積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與儻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爲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爲後年之備逐年更糴之可與社倉俱廣爲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爲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泄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爲利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閭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爲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爲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爲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尙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曀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爲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損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爲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矣又遞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有料亦無幾金谿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俘用頗多安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爲和糴以備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會或見錢爲便錢雖難於舉挈尙可爲便兒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爲順便蓋鄉閭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爲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爲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尙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斂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爲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恐欲擕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甚鬧今梭山兄幷留逐時書問以爲根柢陳主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爲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紙多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

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孜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眞實學者必當明辯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訟獄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聞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仄音則不安意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仄使君好音尙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爲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員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　朝廷淸明嘗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太官之膳尙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卽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尙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磬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姦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爲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

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説蓋未爲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概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絶戸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刬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抛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得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民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今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戸絶田産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戸租課之輸逋負絶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概行責括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戸絶田産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説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戸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幷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銜冤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絶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於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戸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爲剡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須後庚之命使慮憂傴仄轉爲懽心慘悽怛悍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三

始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黄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

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姦亂爲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致嚴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艮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文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攸比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王謙仲 諱藺時爲江西帥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浣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姘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氣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然去冬不願著足闒藍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卽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頗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爲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佽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澄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澄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盆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淩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峯嶕嶢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煙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氣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雨霶霈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爲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旱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

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摇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燮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政已有所聞閬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爲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歲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樁惜其不及施行漫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時爲撫州守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早作晚輟渴飲饑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 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癈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倘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半山磜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飄濤四曰踈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方酣於綠尊紅妓

磜與砌通

按滑蠹爲害可畏若

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苟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爲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來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爲鄰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絶晉國之盜逃奔至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與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竊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爲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盡然則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蟻蝨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爲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遠違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蟊賊質之淳黠勢之強

此居官者讀此與與徐子宜書諸篇參看則不爲所欺矣

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閱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懷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祟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尙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荑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

陳貴溪名公顯仲權姓吳名鎰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斂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爲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 臨川人諱夢英一字子應師事文安公登淳熙二年進士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眞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効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爲陳貴溪作重修學記漫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己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冉之夭疾孔孟之危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楷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敘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懇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

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爲小人而甘心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閑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絶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其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絶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蹇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倘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己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己慕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爲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己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李成之諱性傳舜臣之子嘉定四年進士文安公弟子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閒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盡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尙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寖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實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䎗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巖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棨戟又南矣甚爲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嘗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眞日南爲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渡更爲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聞者猶以簿書遺篋米鹽末務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玆焉帥閫暫屈明賢此其加惠横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民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犖犖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證健羨健羨某往歲亦蒙誤恩俾壘荆門尙遲餘教以逃大戾區區近況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槩見矣去年秋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諱濵鄱陽人爲臨川主簿時攝宰金谿

久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近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犁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耜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兩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旱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雪積兩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霪未止爲之奈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爲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濘不遂往見既望嘗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爲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絶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爲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臾金谿陶戸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爲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絶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

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玆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即悟其爲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爲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爲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爲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怪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之無爲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諱椿建昌南豐人弟彥文並師事文安公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臨川人侍學文安公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款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尙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飄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名貫無攷文安公弟子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諱謙亨從學文安公里居無考

登滋疑地名按登滋或是澄湖二字之訛澄湖在象山西巔見前與王謙仲書俟攷

先生責人未講學而末子乃疑朱生不欲人講學今讀與任伯書其深情昭然若揭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玆當挾輈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爲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疑金谿人從學文安公又師事文達公

元錫舊嘗有向學之意而中自晝每切念之無由奉違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辯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爲

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爲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爲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己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彎即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爲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諱巨川從學於象山精舍里居無考或是同鄉近地人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爲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壽翁姓饒

與黃彥文 諱棨南豐人與兄達材康年師事文安公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倘冀快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名貴無考文安公弟子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爲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爲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藁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爲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剖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見前

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別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己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強盜爲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爲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浹洽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鋑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非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見前

積兩退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緡經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爲霽月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諱阜民嚴州遂安人侍學文安公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辯也

按此可見先生最不喜禪家

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慕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間辯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願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爲疑何哉願速更之毋滋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秋間復來顏子堅既已去髮異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爲僧非本志質甚穆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與吳顯仲見前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爲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爲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恥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爲憂爲恥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自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朴實頭作箇□□□□□□□□□□□□□求正於人有所疑□□□□□□□□□□□□□□不去亦且隨見在有何不可但頻頻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朱濟道 諱桴金谿人與弟亨道並師事文安公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汩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尙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冰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烱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吳子嗣 諱元子臨川人登慶元二年進士至象山築室受業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於近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廢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柏人者乃巫覡所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葬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為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為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為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

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爲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何足爲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懵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爲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六

錄示大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卽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爲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爲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泝𤅋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卽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卽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颼先雨又復淒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峯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違理而能爲理之累五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爲書之

與傅季魯諱子雲號琴山同邑人成童登文安公門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遞灑清風漻然不知其爲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日在午日亭午漻音聊清也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追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溷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鄉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爲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遽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優衍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旣厥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爲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爲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囂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爲交鬬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爲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爲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恧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略於錄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寖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卽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卽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卽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卽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牿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爲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爲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眞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尙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櫽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按此辨甚力眞有功於孟子

與趙景昭 名貫未詳 問學弟子

新除極爲賛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皐陶尸陳謨論道之任

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戾不謂竟蒙荆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假以遲次使得旣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爲幸多矣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玆敢不知自敎以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掖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羣疑消釋衆善數榮在位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之人固爲朝廷之大祟羣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爲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並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旣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眞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閒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爲至論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淸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忝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閒却有疑尊兄所爲不免流俗或謂是鄕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爲非有何以是嘐嘐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爲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汙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爲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爲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寖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硏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毫矣況今相踈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如謂輟育英才之眞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擧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

非以爲其人所爲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某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爲請教之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尤延之

違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爲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秖增慨嘆越自 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矯首感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其藴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爲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蕕之不同輒肆媒孽使人重爲駭歎玆焉偃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某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尙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荆門之除㫁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尙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藐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稟

與豐宅之諱有俊處州慶元人從學甚久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槱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眞無閒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絶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閒奄然長逝極爲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閒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趙然道 諱師雍臺州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與弟詠道師事最久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爲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汩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玆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艮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黃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汩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卽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縱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

陸子先講明而後踐履未嘗不先知後行惟不以窮至天下事物之理爲致知耳

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諱師𧺝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尙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二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卽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眞正晝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淩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蟚音朋蜞音奇似蟹而小不可食

與陳正己諱剛建昌之歐江人從學文安公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遼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蟚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騖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啻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卽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爲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絕不與交談亦未爲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爲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爲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己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己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齗音銀辨爭貌又忿疾意

與張誠子諱明之貴溪人世居龍虎山從學文安公

泰之出所惠字知書劍已東歸躑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爲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仁鄉來者齗齗不可光祿勳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伥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爲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爲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狷忿潛爲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見前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嘗體驗孟夫子眸子之論以之觀人未能確定讀此書乃始豁然先生視饒壽翁眸子而知其心已明其

與饒壽翁里居無考文安公弟子疑亦金谿近地人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贍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褫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

理蓋如此耳卽此一端亦足爲陸子之直接孟子驗不誣也

德固姓劉

槱之公字伯蕃梭山公子

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三

壽翁曰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耳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羣索居網弛棟橈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爲祟於吾象山之顚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敢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眞有陶韋氣韻可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礪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尙有兩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毋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史言其境關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爲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別紙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六

饒壽翁疑是東漕饒孫人兄弟之子孫與槱之公爲姑表之戚

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閑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爲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寃乎鄉黨鄰里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今已爲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爲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名貫未詳文安公弟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卽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性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尙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尙何事觀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悅 諱衎官階里居未詳或云南城人師事最久

慼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怠而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値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卽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縹緲呈露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卽治更三四日可遣慼僕來取慼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爲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論宜不逃所見觀其首

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悖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概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孟子所謂歸斯受之而已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讎方敵國苟以不爲所搖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諱恭建昌南城人紹熙庚戌進士師事文安公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辯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爲之主勢爲之賓天下如此則爲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爲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爲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爲有道之人反是則爲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爲主輩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即孟子天下有道章意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爲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饕庸繆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輩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爲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餋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與黃循中 里居未詳或云臨川人即紹熙元年進士名若訥者師事文安公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尙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羡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繆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郭邦逸里貫無考問學弟子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薫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烱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威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邦逸之兄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爲況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脩身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乖戾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褺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還除未足爲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諱復臨川人其父諱肅字重欽登淳熙八年進士祖諱浩字德遠登紹興十二年乙科信仲父子從事文安公

兩遺府中書皆不及拜文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欿然前者蒙文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洒然今玆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眞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大長老之稱

與潘文叔諱友文浙江金華人從學文安公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爲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侳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幷以遂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閒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調度詳細既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戢之至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患失之人素積疑畏而又屬有憸狡設辭以嫉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嫠之憂益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幷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旱歉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槪言之此來益發其祕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閒又有僧瑩者爲寺其陽號曰應天乃自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爲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盻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閒朝暮雨晹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東望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羣峯𡾊崪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澄閒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

健羨二字本司馬遷傳健強也羨慕也

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閒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玗觀大用以究厥志異時厭飫綠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此公越倘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遣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駃哉青陽行既厥事矯首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斂廬迫監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因循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閒遞爲隱見彌旬未解頗盡奇變前峯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脩眉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疏雨閒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也

與薛象先

閱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強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尙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與善爲刀劍者亦須好鐵吾雖屛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

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尙同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尙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尙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愨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尙何望

與羅春伯諱點謚文恭撫州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文安公弟子

適聞吾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爲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爲愓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羣兒聚戲雜以猥狡尙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諱湜福建閩縣人乾道進士列僞學禁中文安公弟子謚文肅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屛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卽登山爲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爲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概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爲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爲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爲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爲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著鞭焉

與馮傳之名未詳或云卽楊慈湖妹壻名象先者文安公弟子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爲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爲外面擾動是矣若暊暊然

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爲大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倘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壻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寖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少瘳矣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軺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強但力疾臥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楚陂後學周𣸣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包詳道 顯道兄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恥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與包敏道 顯道弟

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閒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書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諱滋臨川人從文安公學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膚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顧是望

宋無悔諱復臨川人文安公弟子秀才稱無悔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爲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見前

比來居山頁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 諱甗南豐人慶元丙辰進士早歲師事文安公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

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廖幼卿（疑亦建昌南城人與兄懋卿並師事文安公）

（傅仲昭係子淵族人）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爲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入其笠又招之孟子所以戒辨楊墨者）

與傅齊賢（傅子淵之族人）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尙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眞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諱訓從學文安公又連襟疑臨川人）

劉德固須尙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

（朱子晚年教人讀書俱與此二語合）

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爲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畬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肯來是幸

三

蒲稍綠耳尙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榦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薛公辯（名貫未詳文安公弟子）

（目錄作蔡公辯未知孰是）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著一點不著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著厶字但以不著點與傳字爲別所錄書其前尙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顚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卽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卽所爲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上清龍虎山人時爲天師）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稱道威德比歲屢得款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引小子健訟以相誣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爲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爲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聞道之勝負不當聞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而威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虧損威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眞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諱宗商浙江人師事文安公）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況慰浣良劇山房比年況味想盡得之帥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計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

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寖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與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於舊書閒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濬

家問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閒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爲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驚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闒雖亦驚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俊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辨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況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玆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棱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士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間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伯餘年閒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撓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著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閒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絶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威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其上者亦是與堯舜皐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己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爲汝剖白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贊仲似溺於數學者故此下專說數言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楚陂後學周鋶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陶贊仲（或云南城人即慶元五年進士陶述或云嘉泰二年進士陶述堯也從學文安公）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辯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揲蓍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辯乎聲詩祝史辯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尙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眞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辯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爲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辯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誦妄之情狀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荊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爲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

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卽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諱應時號燭湖浙江餘姚人師事文安公明孫燧死宸濠之難乃其後也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養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獨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衞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蠹如蟊賊以自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爲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尙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閒爲況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著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疑不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文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尙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

薄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傅子淵族人

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篤言德行論知爲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爲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閒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幷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臨江人寧宗慶元二年作貴溪象山祠堂記諱穎

某承乏於此懍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閭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爲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溼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辯情僞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緜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狃飢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見前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卽日交割是閒素號閑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闃寂矣自外視之眞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

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尙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薛象先諱叔似時爲漕使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脈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爲然不爲之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　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脩所不敢忽子城甎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

疑誤

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分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榷禁嚴甚商旅爲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關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爲吏作此乘障真如面牆初聞是間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樁留萬緡爲修子城計略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壓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患三記不勝厚顏駑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駑蹇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鄰富之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衢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爲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闊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姦爲祟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迎寖爾空竭榷

德化是九江縣名

酤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爲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岡尙遲次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湖廣黃州羅田縣宰來書論楊子太玄故復此書

易古經爲貺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是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爲此言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梏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己之志不能自辯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于今尙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彼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章德茂 諱森爲荊南府帥以文安公荊門政績上薦故與書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荊州逃卒硯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鄰郡爲約以絶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羣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二

某備數屬壘條閱半祀名雖北鄙實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瘝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斷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尙賢戢姦之旨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恥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己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侃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響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爲誰主之也仰視滅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玆旱勢可畏殊甚襄鄂之間泝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兩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實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敝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壝之所朝莫致敬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徹四無纖雲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霶霈南鄉最旱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邇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日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尙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四

物色猶云辨別也凡畜牲皆以毛物別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爲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閭民有姓易者爲乏食戶強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尙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比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尙往往成羣插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事耘耔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卻多中稔爲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此來者卻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爲有日矣春間趙路分員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爲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某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卽遂釋然奸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眞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卽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擾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羣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戢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猶可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尙用懔懔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踈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溯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茹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岸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千石見樁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趁時糴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糴者絕少此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諜出賞牓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遏糴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爲遏糴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怪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鬪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況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遏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趁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況肯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嘗見囷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輿大率可窺其有者乃擔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

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丐察言者之奸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幸台察

此行疑字有錯

與張元善 諱體仁時爲總卿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疎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小路常親歷其地敘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浼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頗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管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羣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趍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執何引大體臥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羣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侮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最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乎奸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尤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敝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閭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曰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曰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浼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温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

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虐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大慈若只送縣愈起讎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間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笞塵委試用希闊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駔儈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己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孽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大賢甚某即以書解之渙若冰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即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不至於長奸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忉忉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浹見輒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榷酤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贊喜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今不復叫呼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關聞也使華過此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欲追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且晚即申聞其詳簿書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常置架閣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證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勢必擡舁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侯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靳榮屈彥誠二事旦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至其辭加竣此盜在當時既已遠逃今固無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已竄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所駁之說無道理此間檢斷官吏析之文條理粲然謾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即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

與校梧同

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閒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閒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錄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韓宮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浼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寶諱誼爲湖南漕

某迂疏置之泉石閒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蕞爾小壘頻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闊然山童田蕪人踵稀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城子今幸向畢春閒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改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之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凜焉未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見前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閒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爲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閒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閒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著三祝文辭漕處有之是閒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閒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卽修烟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烟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烟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辭漕必能言之淩遽遣此更須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閒猶無飾辭況父兄閒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閒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近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辯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

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礙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至如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迴溪爲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州已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奇石悉已如數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覿面去年百八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人家信緣信脚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便行亦且無礙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悚惻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荷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材不免以累治下旋合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健羨某鄉有復程帥惠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概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有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借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劄斬入聲非表非狀謂之劄子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奏表

删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魏徵爲尙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陛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醻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　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　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擧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　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　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　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　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　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　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按大禹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周公言文武克知灼見又曰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先生以當時賢奸並用莫知深辨故切言之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　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日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

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 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 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 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 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荊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祗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戴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洊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 聖獎嘖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鞭其緜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玉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政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嘗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荊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尙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荊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尙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緜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尙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城不異牆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算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為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讎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為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辯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宅曰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為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為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夷狄未嘗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覩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為吏可知也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為荊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為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為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閒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睹吳

敘同序

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廩之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鬬爭敓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藹然爲興牒訴希闊岸獄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勳文史優於里居閒則益發泉石之祕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與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羣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廈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寖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荊棘而蹈邪蹊脫塗淖而棲茇舍喜幸之浮康莊廈屋平居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荊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辯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皦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郴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扶輿氣積貌蜿音宛蟺音蟬盤曲貌磅礴混同貌又廣被也充塞也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閒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曆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覆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守是尙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

按程明道先生嘗言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石陸子所見正與之合

蔡京是也溫公變更新法京奉行最力

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赫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當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

邢恕是也紹聖之事恕實主之荊公立法則用呂溫公變法則用蔡故曰其致一也

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緜緜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爲饒州安仁縣石痕里作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臯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

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絶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惑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為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偉遂為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皐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常試為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為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夙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尚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蒞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廨宇乃京所置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既諾之矣余迫荊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序贈

送毛元善序 或云名文炳建昌南城人終身受業文安公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温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甕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絶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概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尙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停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閒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尙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迕音五逆也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爲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閒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欿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諱楫福建長溪人問學文安公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

短篇亦似昌黎

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文安公妻弟

人生天地閒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饑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疑卽然道詠道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祇以爲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祇以爲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爲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撈掠上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爲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里居未詳文安公愛其才勉令爲學卒爲善士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旅絶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夭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瑣朋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躭寵惡直醜正口肆譏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竇立閥閱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既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

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覺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諱紹福建福唐人文安公弟子時爲撫州學官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紹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比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余言因戲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鵝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脈也吾於小方脈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塡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名貫未詳文安公知荊門時來問學者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塡于亢著雍涒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閑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漬藍鷺翹鳧飛怳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蘐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

太歲在戊曰著雍在申曰涒灘出爾雅

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櫝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輿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游啓半山瞭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感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在會長少爲會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臨川人從學文安公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余游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閒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遽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徬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龍紀唐昭宗年號

永泰大曆俱唐代宗年號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檝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檝字檝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子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辯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爲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爲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度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尙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煩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皆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

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拆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甲辰春爲初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諡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封爲強濟公杵臼爲英畧公厥爲啓佑公徙廟于青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諱遠南城人文範之䕫從因受業于門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兎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為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敘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為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變　三偶八　為老陰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為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偶八　為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成

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

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脈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爲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辯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

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爲父盡父道爲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義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爲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汩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臯陶謨之九德曰嚴祇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曰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爲常人固不能盡爲然亦有爲之者聖人之所不爲常人固不能皆不爲然亦有不爲者於其爲聖人之所爲與不爲聖人之所不爲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辯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心勿助長也）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如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宇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辯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爲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爲詖孰爲淫孰爲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曾子所謂秋陽就周正言之蓋）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

夏正之五六七月也

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爲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榮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爲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爲則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貰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狄庇其葉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汲於是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沒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爲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爲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爲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能執法亦自難得能推明立法之意則引經斷獄以儒術飾吏治者也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爲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爲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袪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敘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於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

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誘曰寡鄉
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
顏淵獨爲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
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
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
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
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
者也是其所以爲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
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辯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
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爲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
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
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
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辯之
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
不濟舉世莫辯而反以爲非反以爲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
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僞爲
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
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
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
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
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
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
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
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
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朱子於陸子亦然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
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
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
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
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
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
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
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
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
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辯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
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
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
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
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
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
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
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
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辯志繫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

宇宙是理所充塞吾心亦是理所充塞宇宙間此理吾心中亦此理故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尙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爲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爲小人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恥尙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尙失所恥得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恥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亡則心亡于寶晉論有恥尙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於行先生因讀表記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

牛馬跡中水曰蹄涔

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污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爲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爲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閑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虗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曆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曆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襲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爲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爲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彊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 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爲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爲之節文著爲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於齊乃一使其大夫聘於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於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辯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於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興兵圍之書人之爲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著矣

又 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弒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弒君告宋爲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與師伐滕以逞所欲尙得爲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爲弒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悅其事己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

其貴卿往會直書於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爲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閒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絶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卽位十年屢朝於齊而未嘗一朝於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汩喪殆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播而爲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卽太極也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卽陰陽也塞宇宙之閒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卽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爲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曆數與焉人君代天理物曆數在躬裁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毁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予蓋以爲己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菑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爲己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旣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爲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爲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爲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旣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於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實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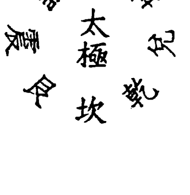
當是時晉伯旣不復可望齊魯之閒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於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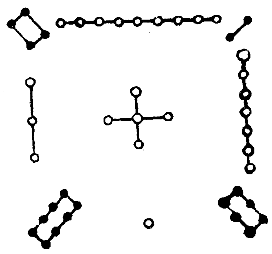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淸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富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卽是以此心敷於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卽爲保極可以報　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尙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　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　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敍圖其象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概亦助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象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兌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



數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昔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爲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絶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爲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絶者何故己之氣質己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祕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驁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埒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凜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爲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爲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爲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辯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攷而論之者耶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揚子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中國在揚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知天

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辯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爲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爲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於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餙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赤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爲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爲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爲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爲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爲學之方曰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於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於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爲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爲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爲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爲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爲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爲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爲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辯之也世以儒者爲無用仁義爲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爲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於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與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舊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爲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概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爲是而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爲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爲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

孟子言之則以爲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爲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爲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爲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爲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辯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爲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爲且書稱爲學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覸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等之說悖乎茍以爲必顏子成覸公明儀而後敢爲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泛爲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泛爲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泛爲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晳鏗爾舍瑟而言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爲其事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爲他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擬擿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爲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爲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爲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略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爲天下以人爲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爲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皋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與漢三君論之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十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辯志則所辯者卽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爲愈己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

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羣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臯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

問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略

問高宗得傅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讎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閒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辯若此等類今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僞相驅入於罟擭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

之所爲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夏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爲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第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爲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爲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毁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毁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

聞鸎

百囀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前著意聽

鸎六言

巧囀風臺急莞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心到遼西

前人語翻來得妙

晚春出箭溪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牆頭丹杏晚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暝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盡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六言

柳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巴蜀東西

蟬

風露枯腸裏宮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晚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職事方惛惛言論飜灑灑安得冠其顛公材豈云寡

疎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簪山樊紛皓葩隴麥搖青穎離懷忖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飢歎憂飜令發深省

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辯只今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麏至無賢愚州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況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老姦乘倉皇陰拱爲師模民窮斂愈急吏飽官自癯天子爲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薦剡聞者皆懽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遲君蘇君丞同安日歲旱當蠲租縣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賴君爭之力意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又嘗宰尤溪吏輩初闞闞首以財匱告欲闢侵民途君乃治稅籍弊蠹窮根株蔵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驅關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麋與麏同左傳求諸侯而麏至

睢音揮盱音吁仰視也小人喜悅貌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僊三島邃正陽閶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箾親承御墨回多少簞瓢蓬蓽士輸君留宿兩宮來

和黃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益自倍楞然才華甘落諸公後誠實徒居野老前臘雪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花妍從今長作豐登瑞廪庾家家贍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逕泥少蓬高會帝城西書非我輩終無賴物笑蒙莊只強齊天入湖光隨廣狹山藏雲氣互高低誰憐極目茭芻裏隱隱蒼龍臥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植知方恥爲人敢崇文貌蝕誠真義難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衡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以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上人得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延待也有茶澆舌本乾

民飢而遊惰者富

又

聞說淮民未免飢春頭已掘草根歸羨君捆載還山去更挾星郎大字詩

送勾熙載赴浙西鹽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榷麥禾與桑麻耕鋤到磽确
往歲比不登塲圃幾濯濯荒政勞廟謀賑廩聞數數飢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
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教詔彌諄諄聽受祇藐藐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
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榷斂按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顧盼求卓犖
君固岷峨英懷抱富荆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鸑鷟鏘然歷帝聰節記諒已確
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此節豈輕授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瑕駁
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梢已逼真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少只恐今人過古人

餞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菁菁陸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琮琤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玉明冰瑩洞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己酉上巳復覩瑤芽迨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一華方掇至案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爲鄉道余方作是歌因誦之曰當爲子書之第持此以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象山翁書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繄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紓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聘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亹亹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追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值公適衢浹日至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俗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間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拖以沒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鐫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卽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卽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祈廁未肂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屩擔簦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謂及門紼翣已邁足跡塗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詞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在

禜音詠祭名非守土之官不任祈禱之責先生推原所

代致政祭姪穮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絶迫窄之中如霈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繄汝是賴籬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荊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

以禱祀之由出於不得已神而有靈安得不應而文氣古奧莊重直與西京相近蓋有德之言不同如此

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荊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過矣是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僊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僊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峯余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岡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峯桂枝駢羅環遶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求雨而雨立降求雪而雪立降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於先生益信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涼雨遞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而應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饗

荊門禱雨文

荊門故楚國也江漢爲疆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爲蒙泉皆炳靈效異爲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往歲之冬茲歲之春霈澤殊嗇今既立夏矣陂池涸絕種未入土斯民凜凜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爲壇於蒙泉山頂刑鵝薦血瘞于茲壇之右庸敬告于爾有神其尚鑒于茲

望壇謝雨文

蠲吉爲壇以元酒茗飲禱雨于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滂霈浹洽冬春所無靈應響答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茲積暘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尚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啓蟄之後雷震不作已踰立夏陂池尚涸創茲爲壇用祈于爾有神爲壇之辰油雲四興疎雨爲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滂霈周浹連日不怠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文氣疎古直逼子長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荊門爲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爲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爲襄陽而漢實略襄陽而後南折爲長林東境故荊門之山發於嶓冢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㳂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峯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爲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爲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瀟然而竟未滂霈正晝閒開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維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爲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既獲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兹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內每有雨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于壇側用著厥誠兹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許其自新其尚鑒兹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兹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油然有雨祁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雨但未霶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請敢敬以淨瓶迎泉歸置郡治東荆岑亭上朝夕致敬以幸靈沛尚饗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吳令豫章都尉旣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邠隴華三叛兵犯京師與疾避難卒諡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爲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爲第四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產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爲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異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略儀檢慨嘆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閒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茍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檃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員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閑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往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實者不茍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翻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茍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隅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迓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謂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擾相次犯州境謂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謂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衞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旣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

輿國州號富川

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與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甘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逮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涖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日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絶莫可稽證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于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尙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數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杆格忤很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逮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艮之年十三女　皆幼先生未及著書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之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概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與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公匯江爲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

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慤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選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選願公表率親舊敦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蟆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腆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委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黃氏子五人顒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選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撰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陸某狀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違猶依違言兩可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文安公岳母之妹也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黃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衞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然黃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內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亹亹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世居臨川其姓則黃曰謂之女少慧且良謂殊愛之擇配至詳爰綏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潔蠲威湘有親有賓飭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藹然慈祥梁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益肥於前有光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止四十壽胡不長其穴伊何靈臺之鄉桐嶺梁源舅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張誠子父

公諱琬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

理學不獨士人也農工商賈皆可行之如公是也

先得我心

麟之與周清叟熊鑑俱見朱子鹿洞講義跋

陰陽地理等說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尊延禮法之士爲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顏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吉子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予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誌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敘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戩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太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萃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卽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黃公墓誌銘諱文晟建昌南豐彥文父也常問學文安公

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卽棄去益緡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

石偎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頼脫以出暇日憩石偎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己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爲横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絶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救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剸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眞僞然不自以爲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絶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欿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邪世成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壽勤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于石偎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于其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嗚呼壺隱豈其隱淪誰尙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黄夫人墓誌 文安公岳母也

余少時見墓銘日多往往緣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實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及長人或過聽俾爲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黄氏之亡乞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爲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吴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閩郡之士願以爲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踰笄歸予外舅尊卑內外姻戚鄰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舉無間言自吾爲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爲姑如婦祭祀賓客酒殽葅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劑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祈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孳孳若有不及然幽閑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數具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非己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己酉葬于金谿東漕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别盱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繚若水潔旁羅諸峯麻姑就列却負書山屏隱巇嵲靈谷後車雷公並轍維姑之賢往訓是埒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窆以斯穴余實知之記之斯碣尙其子孫自致閥閱褒綸崇封奕世不缺葬月之朔壻宣義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楊承奉墓碣 楊簡先生父

年在耄耋而其學日進者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不滿五尺藹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怨文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旣久其工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

無茍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秩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閨門雍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腹宅適自謂不逮迺翕遠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每曰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填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余爲國子正公攜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更卜廨爲鄰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虛無能啓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翛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遙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風采如鞭其後公之云亡子簡遣訃余適西游僕及余館余不知其爲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答曰已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爲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而銘之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黃壇九世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熙十一年壽聖慶霈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光堯慶霈封承奉郎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于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葢合葬子男六簡篆簡權卿筦籍篆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權卿天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洽孫男十二恬恢惟悔懌恉恪慥愉憺惿憘女九長適顏衮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壑㕓圭女一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契姪臨川陸某撰幷書

葛致政誌 葛逢時父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爲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爲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黃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實曰是獨采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嚴其母嘗乘閒爲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毋以爲苦由是母亦喻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嵬岸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趨庭間見即乃才美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爲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如見所畏未嘗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款晤以究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橫集既歸即束書入山房公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爲請余雅不樂銘墓異時所辭卻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爲之者皆適有所感而不能自已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銘之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閒自番易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殖其家公爲人剛決臨事無凝滯年十三區處家務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十爲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卽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敬愛飭盡人無閒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度有方從容贍給建炎閒盜賊蜂起所在爲保伍以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爲寇衝虜騎侵軼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爲前鋒摧堅陷陣

此三句難會

未嘗有所避虜騎既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城下他兵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既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既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力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爲除賊賊除足矣論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既仕凡三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旱明年民艱糴米斗踰十錢富民方閉廩時公先下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輒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蔬圃蒔茶爲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黠猾持以榷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遭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爲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爲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即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廬山公所聞皆願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之官訪舊賞新窮日不惓及其與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益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既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其壻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即與其父同舉者玉卿有光有開如霆有爲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卜十月己酉葬于池頭鶴叩嶺下湖陰尉朱梓濟道實狀其行銘曰損財致身紓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吳伯顒墓誌

穆堂先生改爲禮部侍郎尤延之

臨川吳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三子伯顒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婣族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爲世用初爲詩後爲書爲三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爲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顒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顒名顒若世系先諱具尤禮侍所爲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毋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爲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皐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爲子壽次爲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爲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既歸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于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弟子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弈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

從先生遊者有許昌朝見舉雲題壁

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折無天吳紫鳳可衣然舊繡移曲折顛倒在裋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倘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爲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于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與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淸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廩修理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間見於燕閑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趦趄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遻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嚌昔亟誦斯言而屢嘆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趺自是倦乏然就枕卽熟睡覺時醫者視脈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效官重湖疾不侍藥斂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賁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壙與斯銘其長存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楚陵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爲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己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揜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魄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尙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日麗必照物雲油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尙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徒謙沖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由乎品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己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至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儆戒之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可見于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如何若禹稷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概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

喘言蠕動本荀子勸學篇微言也微動也

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而麗之中正者也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魯疆以啓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顏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己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蓍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蓍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蓍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蓍以立卦蓍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嚮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蓍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蓍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己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聖人亦爲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蓍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己之智能而謂人莫己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燮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違是繩余繆是糾廟焉蓍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爲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

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閒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複駸駸乎佞譽諂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譏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儘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感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蓋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況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許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釁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譴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譏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感似當作戚然以前後文求之即作感亦可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殫責天下獨以爲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辯荀卿性惡之說君子

今童子甫完急就即已後口論性命而俗儒粗通章句者率逢人高談性命自矜爲理學不知皆先生之所討也

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塗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爲病而已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犂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尊奚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騖乎詭譎姦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之說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脫粟爲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弘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說亦智之幸也弘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僞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蔕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說乎鑠金爲刃凝土爲器爲網罟爲耒耜爲宮室棺槨爲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弘欲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也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聖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爲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牆之不暇其又何污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爲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爲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爲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

議論機權之文推眉山三蘇若先生此文峻厲卓越有過之無不及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

枰音平博局

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幸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為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考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倜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曀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玄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玄齡策自常情觀之玄齡不失為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弈秋中枰而輟弈少下於弈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棊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略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略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略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詘其辯此亦難乎其為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可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為不可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辯屈人之異己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遼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槩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收束仍歸正論所以為有道者之言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

精語似經

按劉晏判度支用法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迨後賦入計歲得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大半其理財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爲轉運使立常平鹽法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蓋其才智有過人者也內同納

聞之曰川竭而谷盈邱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幷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纆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嚬呻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與於淮楚閒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餉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

按前文極其推服此處歸本於學與道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爲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仲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爲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爲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爲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污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爲晏惜而愚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鉷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爲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辯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辯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強弗友之世至於頑嚚疾很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

自先生說破然後確乎知非孔子之言先生知言之學直接孔孟不徒知邪說而已也

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必命臯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無刑臯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爲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爲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爲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爲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爲用文錦覆陷穽彼其寬猛之說其爲誣而設陷穽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臯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爲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爲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答而遷就其說者然若夫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爲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辯其非是以祛武帝之惑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辯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與繡衣之使出罔密文峻而姦宄愈不勝吾於仲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爲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爲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爲政者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尙德不尙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盍亦曰吉甫爲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逭者盍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臯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于頔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復其君者尙鑒于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真足以與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吉甫于頔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與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與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與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哀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臯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於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與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嶢嶢然與物爲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爲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爲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郯之陳則郯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與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鏌鋣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豬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郛也有賤丈夫焉奮劍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徇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幷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幷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牆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爲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讎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兌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棖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譏焉耳矣顧爲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牆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爲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爲術又有德於翕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爲蘇張之縱

横流於法者爲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爲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説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爲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嘗亦不可以苟贊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程文

問制科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蝸蛭之餌垂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賈至猶以爲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于我宋其爲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聳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峨峨也是以一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號爲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爲親策賢良之士亦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爲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說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銳意方聞之彥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艱咸汛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實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兩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宣王之憂民甯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爲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策當世要務罷試祕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爲不可愚嘗交譏其齷齪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爲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說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尙爲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蕪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晁錯爲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吏舉賢良而舉晁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弘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爲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故至于再至于三耳若乃晁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弘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槪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爲第一此狄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愚不復爲執事道謹對

料敵解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爲必擒及叩夷陵銑已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爲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皐招徠羣蠻之策以爲召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爲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羣蠻之來悉

恒之至大略相類一以爲召寇一以爲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緘識略之相符非可以言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問賑濟 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翼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私囷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囷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爲無義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科斂之方略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爲最則愛民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邇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爲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爲因循舍貸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爲果知古也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幾以爲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爲大夏之暑毫末之小可以進而爲合抱之大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以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衞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爲復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爲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幷之端開避地之釁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員外置寖廣而不復除此固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隳而不可攷閱習弛而不可用其源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彍騎兩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脩而復之苟且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追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豈不較然甚明哉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租調之法固可以爲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厭糟糠者無以爲播種之資削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孰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遑遑有乏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爲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爲通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爲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衞之制不可復論況邇者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振救之粟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堅蹠勁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府衞之制蓋索商舶於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而府寺場局外而參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爲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爲此者則懼夫衣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

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園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士大夫爲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抱之木毫末之進也況夫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仲尼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屢數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焉曾西有所不爲孟子有所不願威公由莒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慚德爲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貞觀之治而論者以爲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宇文士及稱南衙羣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爲尤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主上威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間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畫形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亹亹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齊家而已之說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修身齊家者非夫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皐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此數語非有見於聖學者不能及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復深考而敬思之以爲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之爲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爲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犁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戸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遼於虛耗之報而拊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拾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章句支離之學不得謂之學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爲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爲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爲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爲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爲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所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嘿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爲人乎哉鸚鵡鸜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

陸子以如字作似字解，本於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所謂君子以同道為朋也若朱子則以如字作及字解蓋用子貢悅與不若己者處之義於理皆通但孔子之時豈有如孔子者是孔子無友而斯言為虛設也然孔子言志老安少懷與朋友並稱衛遠齊晏皆不如孔子而孔子皆友之惟原壤夷俟然後杖叩其脛則所謂道不同者由是觀之似陸子之解不為無見

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恥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恥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為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恥者盍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眾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於仁孰若與眾人而共進乎仁與眾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若鄰焉皆仁之為美其鄰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為美也里仁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已蹶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怗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罔念克念爲狂爲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爲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爲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必有所辯然後私說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絕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中以圖事揆策其爲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于其私者輒持其私意倡爲意說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說黨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無所辯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惑內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于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所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僞爲也理不可得而僞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眞僞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眞者也如其僞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爲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爲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眞僞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概取之則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

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僞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邱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證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僞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概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概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成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爲聖爲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誚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僞蠹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概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羣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濾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廢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攄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羨之不能自已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爲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爲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爲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爲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似字有訛

後之偃蹇僭越自以爲是人皆悅之者不獨一續書之王通也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歸之於其

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閒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輩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為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為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升臺陰畢伏咸池既作程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傅說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羞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躐等之過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諡議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聖旨特賜諡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煒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符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遠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威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槃礴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荊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辯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諡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諡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覆議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諡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既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諡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

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爲唐
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
於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
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
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
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
公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纔至三接指
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
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
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迺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
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
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於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
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
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
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
下而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
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
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
生朝夕應酬荅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
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
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
化倚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
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既改正即放
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
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
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
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
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
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
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
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
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
悟理融出於自得得　旨都堂審察陛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
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　勅令所刪定官同志之
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
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
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
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
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　明主不以爲非
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
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
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
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
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
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
人從容講道詠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
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
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

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聚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某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隣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荊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方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其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錢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與

初俗習情人以執役爲耻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感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荊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権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荊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於以驗躬行之效

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䜿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亟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卻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鄉之永興寺山距姚饒氏孺人墓爲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語錄上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常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既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謷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爲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温柔自寬裕温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礱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礱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礱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爲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

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臯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臯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弈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棊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棊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辨論或諫其不必辨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嘵嘵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

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仇

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他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卽乾行此理卽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爲後乃是以禮爲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爲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礱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語自曾子胸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皐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卽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他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贊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爲大雅小雅之辨

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似鄉原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爲此深沉之思所誤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概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麄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爲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大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爲證於是併懲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在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繆尤甚於諸經也

嘗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概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爲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爲千里若以爲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爲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尙虛文以讓爲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一拐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

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爲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爲貴順伯曰大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闊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深旨高而趣深甚佳闊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宏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宏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說話如何曰初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又如彼說及至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爲首周南之詩關雎爲首關雎之詩好善而已

與於詩人之爲學貴於有所與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勑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悅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却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看唐鑑令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眞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

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鶻突處

人之文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其有不然者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務此衆反以爲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不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先生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閤下作而待漏於金門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警學者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惟温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去處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説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識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爲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闞音酖窺也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何其説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頻復厲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勑局日或勸以小人闞伺宜乞退省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資稟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於四裔兩觀之閒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扶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云吾與學者言眞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右門人傅子雲季魯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

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尙以爲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爲諸侯者爲諸侯宜爲大夫者爲大夫宜爲士者爲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與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麄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己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爲君一也陰以偶爲君二也有一則有二第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哉所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紬繹誦詠五六過始云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一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數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者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數之祖故至七則爲二與五矣是一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而爲九數至九則必變故至十則變爲一十百爲一百千爲一千萬爲一萬是九復變而爲一也

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箇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

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

莫知其苗之碩謂葉幹鑿鬆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爲本也夫子贊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萬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潔精明故曰萬物之潔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物粲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萬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萬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兌正秋也八月之時萬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說懌故曰萬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乎野是也勞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敘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與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爲道也屢遷不還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僞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恆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恆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酢酧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恆

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恆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己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若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纓非諸侯所當用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温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由也不得其死然死矣盆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蒙九二一爻爲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六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習深者難得淨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說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答堂試策先生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走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爲策題所纏

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艮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翁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略舉答書因說近得

邱元壽是文安公弟子

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爲抹出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邵武邱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語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媿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狠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劃地難理會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惑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爲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喙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來著意聽遶梁餘韻散南柯爭奈無如春色何剩化玉巢金綽約深春到處爲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鵬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次房是文達公弟子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與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於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不遠吾子所行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縣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荊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寖弱先生教授極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寖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契否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荊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著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荊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

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駁元吉一旦從旁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緖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钁頭兩次鋤至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尙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答曾宅之一書甚詳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簒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或勸先生之荊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爲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獨某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了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吳君玉名貫未詳或云臨川人卽淳熙甲辰進士吳琮或云名鎰文安公弟子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晦翁亦有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惟恐人之入于禽獸是禽獸也爲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爲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此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却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爲不識艮背行庭之旨

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湯到這裏却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嗚呼謹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學者問荊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于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他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枚卜功臣之遜遜出于誠漢文帝即位之遜遜出于僞云云及修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尊昌爲衛將軍云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橫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脈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爲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脈在此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聖人說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先生一日自歌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又歌柏舟詩松爲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

徐仲誠疑亦金谿人早事文安公又事梭山公

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常言年十三時復齋因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蓁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辯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

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媿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難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隂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却在這裏著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爲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

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是助長否答曰非也彼盖乍有所聞一旦悼平昔之非正與血氣爭塞作主又顧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爲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於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段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汨沒未有能自拔者因歌學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姸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爲者惟有雲臺山巋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黃鸝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有先生長者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光武謂吳漢差強人意強訓起

右門人嚴松松年所錄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陸象山先生語錄卷三十五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語錄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卽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筴又各執己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閒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尙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皋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卽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僞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騖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却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尙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著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脈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思

心官不可曠職

按書言惠迪吉民協于中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即是此理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德即小德發強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于前掛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之奇然後歸之扐扐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兩偶一奇爲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 右揲蓍說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

萬正淳諱人傑興國大治人文達公時爲興國軍教授來受學旋師文安公鄭學古名賈未考亦受學弟子朱季繹名未詳恐是朱繹之亦建昌南城人師事文安公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卽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許多閑言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繆文子里居無考亦從學弟子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已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誇人誇人者必爲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爲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却無柰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敵嘵嘵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著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率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繆文字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滯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爲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柰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

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
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
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
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
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
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
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
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
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
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博
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
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
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
事何常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
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
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
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
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
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
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
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
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
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
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
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
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
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
及天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
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
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
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
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
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
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說得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
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
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
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
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
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
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不甚
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
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
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
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
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
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劃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
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

程敦蒙名賁未詳亦受學弟子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師事最久里居未詳

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錄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沉靜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傳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幺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略可觀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脈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忘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卻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辯之
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爲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
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即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
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
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
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以其便以此在胸中作病
了予卻能知得這些子見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
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得他
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卻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
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
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
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彝厚黄老學不能汩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了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稟因舉君子不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非靈識此理如
何解得
人不辯箇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卻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爲驕不得不以爲歉小人
得以爲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
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
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

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劍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閒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閒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
世不辨箇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剿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誤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考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閒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既亂道了如何更爲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　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盡歡　樂在其中　詠歸　履冰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包犧氏至黃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盍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晏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監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董元錫名賈未詳疑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爲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眞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鶻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子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亦金谿人受學弟子又師事文達公

初教董元錫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爲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卻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幷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撥動得他須是一切撥動剗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

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卻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即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皐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之皐陶如疑知人之類必假皐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朋友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茍

彘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卻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卻不怕

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即有出路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子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卻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

區處得多少事幷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脈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卻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是隨他說卻只似箇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他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卻只愛鬧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別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概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卻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巽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好於巽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巽意離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說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麽

江泰之名貫未詳或謂金谿人又云貴溪人從學弟子

嗣本胤字避諱

見季尉因說太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尤溺於此）取人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己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於物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稟好底人須見得好自然識取資稟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卻去鍛煉

東坡論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成王即位流言所致此召

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截去了又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卻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卻要有理會處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卻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公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

先生說數說揲蓍云蓍法後人皆誤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卻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舉柳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說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歎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卻透得爲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胸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卻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卻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附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眞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卽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蓍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蓍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某從來不尙人起爐作竈多尙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說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絕於事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個恰好他人未有倫敘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煅煉

詩小序解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晳是過之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睢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因曾見一大雖凝然自重不與小雖同因得關睢之意睢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與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脈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成篇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繫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

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若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劉定夫建昌南豐人師事文安公

周康叔或云同里人問學弟子

曾充之名貫未詳問學弟子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荊公求必他人不求必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曰打入廖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卻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

文事武備四字係改本

李云此段有誤字又一本作以節疑作卽

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奬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奬
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奬卽奬當怒
卽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
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肯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
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儻不破指爪長後年十
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文事武備乃一切剪了指爪
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
他稍放閑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說說節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恥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尙虛見無貪高
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
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王子正諱遇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與文達公同榜進士屢仕江西故問學於文安公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
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
了卽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
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
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
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

右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
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
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
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
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旣還邸遂盡屛諸書及後來疑其不
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
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
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
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
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
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
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

李云此段夾雜似有錯頁考嘉定本亦如此姑仍之

此題應添右門人三字移置卷後因見舊本如此不敢擅改自此以下皆荊州日錄

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敘數十家之旨而以己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卻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門人詹阜民子南所錄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曰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茍不切己觀省與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倉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不傳耶

右門人黃元吉荊州日錄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顏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九復變而爲一卦陰蓍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即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脈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蓍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參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

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拘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皐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臼窠說卽是邪說見卽是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義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斷之類如學爲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災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痾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給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質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所以适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不能盡地之所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綰段秀實顏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夏子游所編亦有可攷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閫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己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

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舊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跡倣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生意

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蒙者未能專意相向至乃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犆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

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般縣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諱戩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于宇內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跋

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次九敘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皐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於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尊師之登進士第授桂楊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於郡治自爲序

高商老浙江括蒼人今處州府登進士師事文安公最篤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於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於后云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幼不戲弄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之楊美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卽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論語學而卽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窗櫺亦豁

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譚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郎因以爲婣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著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考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涂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之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辯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前卷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卽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羣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見前三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見前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奏名時尤延之袤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朗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文也

徐誼子宜侍學

徐在儒學籍列朱子之次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震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者與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

蔡在儒學籍列黃灝前蔡行之諱

幼學溫州永嘉人年十八發解諡文懿師事文安公

石應之諱崇昭浙江紹興新昌人與兄斗文字天民同從學

桂德輝諱昭然廣信貴溪人慶元五年進士桂店郎今之鷹潭師事文安公最早

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囱南囱東有隱室又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堂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

劉伯文南城人疑伯協從兄弟同學受業

周伯熊南城人登紹熙元年進士從學文安公

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辯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辯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辯志復問曰何辯對曰義利之辯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于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見前卷三答舒西美書見前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見前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毛原善序見前卷二十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公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見前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見前卷三十四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

鄒斌字儁父臨川人嘉定四年成進士從學文安公

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見前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俱見前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瀾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見前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澤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

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見前卷二十三）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見前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士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謦欬然受沾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見前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略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眞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還勅令所刪定官先生在勅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槪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辯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勅局春祀祚德廟爲獻官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書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尙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見前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生與

李雲與國人受學文安公

趙監書（見前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五劄俱見前卷十八讀劄末云見前三十五卷語錄）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嘗欲率伍百人打刼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見前卷八）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

答朱元晦書略云奏劄獨蒙長者褎揚奬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脩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為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為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為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為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敘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為國子正刪定勑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賮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匳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為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勑局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為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閒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勑局夏五月作格矯齋記（為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略云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為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宜其不以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

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 見前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 見前卷二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見前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 見前卷二十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與宗世昌訪舊于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 見前卷十七

張伯強張行己羣從兄弟或云郎象山山主同結屋受學周孚先里居無攷結屋從學張少石諱鎮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結屋從學倪伯珍名貫未詳疑亦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爲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嘆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 見前卷十三

初冬答朱元晦書 見前卷十三

元晦答書略云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作無營齋說 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樁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 見前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春正月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 見前卷十二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 見前卷三十五

答倉使趙汝謙書 俱見前首卷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講堂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菴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講堂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 張伯強 明德 張行己 志道 周孚先 儲雲 伯強行己 佩玉 張少石 愈高 倪伯珍 規齋 祝才叔 蕙林 周元忠 達誠 朱幹叔 瓊芳 傅季魯學徒馮泰卿初名梅西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 濯纓池浸月池 吳子嗣新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 封庵 少石 批荊 先生書于世昌之堂 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見前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見前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

同郡或廣信人耳結屋師事　祝才叔或云臨川南櫟人結屋從學　劉元忠見前　朱幹叔諱克家同縣人居象山從學　吳子嗣見前　馮元質名貫未詳亦受業弟子　毛剛伯諱必強里居無考結屋象山從學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簥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與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傅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彊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

章仲制諱節夫號從軒一作仲至臨川人居象山從學　劉仲復亦從學弟子名貫里居無攷　劉敬夫名思忠建昌南豐人淳熙八年進士與弟定夫並師事文安公

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黄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于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世作易之本旨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人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見前首卷先生有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

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見前卷二與提刑應仲實書見前卷十二與趙
詠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見前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
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見前首卷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
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見前卷一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
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
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
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
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世不由其
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
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視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由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
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
以爲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
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
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
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道

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聞朱元晦喜晴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
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
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
無爲一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
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有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
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
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
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卽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
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卽位詔先生知荊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
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荊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黃循中書見前卷十二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前
卷十二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前卷二七日贈疎山益侍者帖見前卷二十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荊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
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
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
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卽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論無
極之辯與陶贊仲書再書俱見前卷十五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見前卷十五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
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易論而力勉於
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
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

王允文字文品豐城人乾道進士從學文

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
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
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答曾宅之書見前卷首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自云先丈母誌銘敘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前卷十一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
雲寺帖見前卷二十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見前卷十四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六月旱十二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俱見前卷二十六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見前卷十九
與饒壽翁書見前卷十二與郭邦逸書見前卷十三作玉芝歌見前卷二十五與路彥彬書略
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春二月與劉伯協書俱見前卷十二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前卷九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
山間先生往來必憩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前卷十九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簿長季海得旨疾速之任
云云俱見前卷三十五語錄
囑傳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荊門謂季魯曰是山檗子是賴其爲我率
諸友日切磋之吾遠守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
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縮時爲撫州學官書見前卷二十
九月三日至荊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
覽奇康廬濯纓瀑音抱水潯陽晚薄齊安晝艤臨皐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

安公撰杖出禮內則

野岸曠平撰音選持也杖西風或憩柴荊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
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倣古北轅西輻薄于開落霜莩破菊云
即日親事上謝表表見前卷十八使以故例云俱見前三十二卷與羅點春伯書見前卷十五與漕使薛
象先叔似書與漕使論民間疾苦俱見前卷十五
新築城○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
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
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雖四方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
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
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
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
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衛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
初習俗偷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
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感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革弊政事俱見前卷三十三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荊門
春正月十三日□□□□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
郡有故事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
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
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傳季魯作
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
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
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
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見前卷十七）與吳仲詩書（見前卷六）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均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塢攜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元（見前卷十五）　作監嶽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近辛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正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見前卷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閒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見前卷十六）

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見前卷十五）又云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筦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公判湖南帥府復傅子淵書末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事（見前卷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俱見前卷十六）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略

贈劉季蒙（見前卷二十）與伯兄致政書（見前卷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閒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概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謂脈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往迎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蠹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寮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略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

章森字德茂

張體仁字元善在儒學五十五人之籍學於朱子而推尊陸子如此蓋朱子門人中之賢者固如是也

鄭湜字溥之

豐誼字叔賈

許中應里居官階莫可攷文安公知荊門軍時中應爲鄂州教授師事焉

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斂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奪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斂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章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臯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荊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曰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獨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己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荊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略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覩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私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途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貲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維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距姚饒氏孺人墓爲近（一云葬于鄉之承興寺山）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行之造次弗舍日漸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斁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僞之不辯而先後之舛施則己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劃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實（見前三十三卷）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于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

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常從先生游頗自奮厲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鄉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衎季悅編遺文成傳子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與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荊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己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如己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略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閒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辯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釆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清公鵝湖祭文 未詳

湯公名漢饒州人主象山書院後仕至尚書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吉賜諡初嚴滋等請諡列狀云故荊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諡號未加識者歉焉云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煒諡議 見前卷三十三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 見前卷三十三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諡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諡郡聞于朝討議大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頹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諡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悈重修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騖彥悈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易直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果禪學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以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寡多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奏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祀先生侑以楊敬仲袁和叔

初先生本欲刱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荊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傅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與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與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于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卽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卽道有宋知荊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圮有司弗葺被命來茲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

同訇音轟
大聲也

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娼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塤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祕開警羣迷迓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潔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鍧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與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錫名文安肅示襃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于邑治之西傅子雲記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髙爽仍連覺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殺其眞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反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扶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與起人心亦可謂有光于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塤刊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緊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邱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勤焉或謂塤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鮮約乎塤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又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諱賀字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家

道整肅著閭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敘治藥寮次九臯授徒於家塾以束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于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敕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諡典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敕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敕書復畀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諡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饔飧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宅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二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詞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穎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略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王更剏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剏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矣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金谿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辯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碍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蠹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與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

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閒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閒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閒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閒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閒辯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太祟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

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閒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硏窮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尙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尙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閒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卽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不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

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遡其言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簀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祕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軿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嚴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于後進葉公得傳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于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重刊象山先生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傅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願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爲不全矣至先生之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殆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朱陸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過聞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僞舛而五劄之言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並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佗若無極之辨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照原本隱括不復補入云雍正壬子歲後學李紱敬題

象山先生年譜後跋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卓立其遺文大略可親矣而不有年譜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金谿李君子願溯其淵源緝而成編纚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木以傳者今年秋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黄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復刻行之其閒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略之尤宜夫缺之數十年而補之於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屢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於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既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計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先生生於紹興己未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與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其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已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閒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或有踐履未能純一無閒稍加警策卽與天地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判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不各隨其資而切琢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淳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得之天下矣豈特如荊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謂發千古之嘅嘆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旁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道共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觀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宏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僅有於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故有以徑捷超入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辯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敬書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師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旦

陽明全集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謝氏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廄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覘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眞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

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眞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

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闃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驟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矧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粹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扃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扃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譔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譔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歿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

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汩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與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閑先生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裒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

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 侍者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徧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歎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卽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謦欬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

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　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姦賊在　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卽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姦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燄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舃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裒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其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騖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斑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尙吝情于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賞于時者久而不廢況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尙能次其月日善讀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弃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裒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既成懼讀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編輯文錄姓氏

門人餘姚徐　愛
錢德洪
孫應奎
嚴　中
揭陽薛　侃
山陰王　畿
渭南南大吉
安成鄒守益
臨川陳九川
泰和歐陽德
南昌唐堯臣

校閱文錄姓氏

後學吉水羅洪先
滁陽胡　松
新昌呂光洵
秀水沈啓原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

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

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

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

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

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

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

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

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

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以酬勞玆特贈爲

新建侯諡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

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王文成公全書目錄

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卷之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卷之四

文錄一　書始正德己巳至庚申

與辰中諸生己巳

答徐成之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

寄諸用明辛未

答王虎谷辛未

與王宗賢辛未

二壬申

三癸酉

四癸酉

五癸酉

六丙子

七戊寅

與王純甫壬申

二癸酉

三甲戌

四甲戌

寄希淵壬申

二壬申

三癸酉

四己卯

與戴子良癸酉

與胡伯忠癸酉

與黃誠甫癸酉

二丁丑

答王天宇甲戌

二甲戌

寄李道夫乙亥

與陸元靜丙子

二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元靜丁丑

與楊仕德薛尚謙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戊寅

二戊寅

三庚辰

寄薛尚謙戊寅

二

三

寄諸弟戊寅

與安之己卯
答甘泉己卯
二庚辰
答方叔賢己卯
與陳國英庚辰
復唐虞佐庚辰

卷之五
文錄二　書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二乙酉
與夏敦夫辛巳
與朱守忠辛巳
與席元山辛巳
答甘泉辛巳
答倫彥式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答方叔賢辛巳
二癸未
與楊仕鳴辛巳
二癸未
三癸未
與陸元靜辛巳
二壬午
答舒國用癸未
與劉元道癸未
答路賓陽癸未

與黃勉之甲申
二甲申
答劉內重乙酉
與王公弼乙酉
答董澐蘿石乙酉
與王宗賢癸未
寄薛尙謙癸未

卷之六
文錄三　書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二丙戌
三丙戌
四丙戌
五丙戌
答友人丙戌
答友人問丙戌
答南元善丙戌
二丙戌
答季德明丙戌
與王公弼丙戌
二丁亥
與歐陽崇一丙戌
寄陸元靜丙戌
答甘泉丙戌
答魏師說丁亥
與馬子莘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答以乘憲副 丁亥
與戚秀夫 丁亥
與陳惟濬 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與錢德洪黃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子

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孚序 戊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纂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觀德亭記 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清明堂記 乙酉
萬松書院記 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約齋說 甲戌
見齋說 乙亥
矯亭說 乙亥
謹齋說 乙亥
夜氣說 乙亥
修道說 戊寅
自得齋說 甲申
博約說 丙戌
惜陰說 丙戌

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書石川卷甲戌
與傅生鳳甲戌
書王天宇卷甲戌
書王嘉秀請卷甲戌
書孟源卷乙亥
書楊思元乙亥
書玄默卷乙亥
書顧惟賢卷辛巳
壁帖壬午
書王一爲卷癸未
書朱守諧卷甲申
書諸陽卷甲申
書張思欽卷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書朱守乾卷乙酉
書正憲扇乙酉
書魏思孟卷乙酉
書朱子禮卷甲申
書林司訓卷丙戌
書黃夢星卷丁亥
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乞養病疏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自劾乞休疏
乞養病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謝　恩疏
給由疏
參失事官員疏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勦兵糧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夾勦方略疏
換敕謝　恩疏
交收旗牌疏
議南贛商稅疏
陞賞謝　恩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卷之十一
立崇義縣治疏

別錄三 奏疏
乞休致疏
移置驛傳疏
浰頭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三省夾勦捷音疏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疏通鹽治疏
陞廕謝 恩疏
乞放歸田里疏
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再報謀反疏
乞便道省葬疏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奏疏 益王助軍餉疏
旱災疏
請止 親征疏
奏留朝覲官疏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處置官員署印疏
二乞便道省葬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處置府縣從縣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劾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四乞省葬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巡撫地方疏
勦平安義叛黨疏
乞便道歸省疏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征勦稔惡猺賊疏
舉能撫治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提督南贛軍務征橫水桶岡三浰）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正德十二年）
選練民兵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勦捕漳寇方略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告諭新民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五月）
預整操練
選募將令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搜滅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隘所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五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浰頭勦賊（正德十二年五月）
進勦浰頭方略
剋期進勦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
告諭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禁約榷商官吏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父老子弟正德十四年二月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六月二十六日
寛恤禁約
奬瑞州府通判胡克元擒斬叛黨六月二十七日
策應豐城牌
預備水戰牌
處置行糧牌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勦七月初五日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七月十七日
告示在城官兵七月十八日
告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七月二十三日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牌行撫州府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犒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告諭軍民
欽奉　詔書寛宥脅從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戶
批按察司伍文定患病呈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吉安府救荒申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南贛鄉約
旌奬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頒定里甲雜辦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議處官吏廩俸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奬勸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頒行社學教條
清理永新田糧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申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敕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月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十五日
犒諭都康等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呈
批立社學師者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議處江右諸處猺賊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犒送湖兵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輕委官職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按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牌行委官陳逅設教靈山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裁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土兵 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牌行領兵官
戒諭士目五月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德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勦餘巢
犒勞從征士目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衛
撫恤來降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騷詩
太白樓賦丙辰
九華山賦壬戌
弔屈平賦丙寅
思歸軒賦庚辰
咎言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幷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峯
蓮花峯
列仙峯
雲門峯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東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不寐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罅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之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臥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過分宜望鈐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宿萍鄉五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沙答周生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鍾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卽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觀稼
採蕨
猗猗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搆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參韻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澍
寄友用韻
秋夜
採薪二首
龍岡漫興五首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老檜
卻證
過天生橋
南霽雲祠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僮作紙鐙
白雲堂
來僊洞
木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兩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陸文順僉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參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溆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閣中坐雨
霽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晚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鵝羊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卷之二十
外集二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還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
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別方叔賢四首
白灣六章
寄隱巖
香山次韻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湛甘泉二首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仲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顔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顔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與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峯詩社
棲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與徽州程畢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灌山小隱二絶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書扇面寄館賓
用實夫韻
游牛首山
送徽州洪倢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題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虚閣和石少宰韻
登閱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子全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事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二首
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濬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
兼留此作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聲叔父歸姚

示憲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乙卯年奉　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
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即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真
過鞋山戲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孤書壁
登蟂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二詩弘治壬戌年楚遊時作謙次於此
望廬山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即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日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佛因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二首
觀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二首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峯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峯遺柯生喬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勸酒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
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寶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歸懷
啾啾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再遊浮峯次韻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書扇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
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挽潘南山
和董蘿石采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六有靜齋以詩來賀次韻爲謝二首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搆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幷寄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寧二首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任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信相承尚也詩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翁壁

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己卯
上彭幸庵 壬午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亹庵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復童克剛 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冢宰 丁亥
與霍兀厓宮端 丁亥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炁侯圖序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五經臆說序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壽湯雲谷序甲戌
文山別集序甲戌
金壇縣志序乙亥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平山書院記癸亥
何陋軒記戊辰
君子亭記戊辰
遠俗亭記戊辰
象祠記
臥馬塚記戊辰
賓陽堂記戊辰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玩易窩記戊辰
東林書院記癸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重修六合縣學記乙亥
時雨堂記丁丑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濬河說乙酉

卷之二十五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南岡說丙戌
悔齋說癸酉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壬戌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龍場生問答戊辰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諭俗四條丁丑
書遙祝圖戊寅
書諸陽卷庚辰
書陳世傑卷庚辰
諭大和楊茂

書欒惠卷庚辰
書佛郎機遺事庚辰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書徐汝佩卷癸未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爲善最樂文丁亥
客座私祝丁亥
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癸亥
徐昌國墓誌乙亥
淩孺人楊氏墓誌銘丙子
文橘庵墓誌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丙子
諡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程守夫墓碑甲申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平茶寮碑丁丑
平浰頭碑丁丑
田州立碑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癸亥
瘞旅文戊辰
祭鄭朝朔文甲戌
祭浰頭山人文戊寅
祭徐曰仁文戊寅
祭孫中丞文己卯
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文
祭朱守忠文甲申
祭洪襄惠公文
祭楊仕鳴文丙戌
祭元山席尚書文丁亥
祭吳東湖文丁亥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丁亥
祭南海文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大學問
教條示龍場諸生

立志
勤學
改過
責善
五經億說十三條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家書墨跡四首
一與克彰太叔
二與徐仲仁
三上海日翁書
四嶺南寄正憲男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又與克彰太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又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書
與顧惟賢
與當道書
與王晉溪司馬書
與陸清伯書
與許台仲書
又
與林見素
與楊邃菴
與蕭子雍
與德洪
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乞　恩表揚先德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孟立卷
書李白騎鯨
書三酸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春郊賦別引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縣公移
教場石碑
銘一首
箴一首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劉子青墓表
祭劉仁徵主事
祭陳判官文
祭張廣漢司徒
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鴻泥集序
澹然子序有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對菊聯句序
東曹倡和詩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東序
性天卷詩序
送陳懷文寧都序
送駱温艮潮州太守序
高平縣志序
送李柳州序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　恩序
送紹興佟太守序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重修提牢廳記
黃樓夜濤賦
來兩山雪圖賦
雨中與錢二雁魏五松約遊龍山
雪窗閑臥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春晴散步
又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又
次張體仁聯句韻
又
又
題郭詡濂溪圖
西湖醉中謾書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白髮謾書一絶
遊秦山
雪岩次蘇穎濱韻
試諸生有作
再試諸生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再試諸生用唐韻
次韻陸文順僉憲
太子橋
與胡少參小集
再用前韻賦鸚鵡
送客過二橋
復用杜韻一首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
待諸友不至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贈陳宗魯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題施總兵所翁龍

卷之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漳南道進勦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三日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夾攻防守咨 十月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 十月初十日
刻期會勦咨 十一月二十一日
横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十七日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批準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批攻取河源賊勦呈 三月二十三日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行贛南道禁止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申明便宜　敕諭 七月二十一日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行嶺北等道議取兵餉 八月十四日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再申明三省　敕諭 十二月十二日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八日
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勦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劄付牌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給還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二月十四日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三月二十四日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批與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委官賫書牌五月初七日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五月初九日
調發土官岑瓛牌五月初十日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土舍彭藎臣軍冠帶劄付六月初十日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獎勞勦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告諭新民八月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八月十六日
批江西按察司改恤孫許死事八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討叛 敕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刦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二十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官眷姓名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五月二十日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二月十三日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屋十一月二十日
申行十家牌法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十六日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督勦安義逆賊牌二月十一日
截勦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十八日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行雩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 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
年譜二 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 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之三十五
年譜附錄一 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之三十六

年譜附録二 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卷之三十七
附録四
世德紀
卷之三十八
世德紀附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閒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閒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閒温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温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温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温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

温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

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
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
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
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
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
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
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
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
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
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
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
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
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
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
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
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
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
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
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
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効法曰
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
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
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
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
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閒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
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
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
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
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
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
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
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
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
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
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
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
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
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
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
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
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
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
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
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
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
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

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己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耍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閒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閒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

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瞶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瞶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

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閑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

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

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喩聖以分兩喩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喩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

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旣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閒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

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譊譊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閒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敎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閒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閒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旣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喩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閒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敎俾務躬行則可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閒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

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閒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霛知覺為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為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為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脩身以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為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為大駭矣然其閒實無可疑者一為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為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為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閒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為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為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為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為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

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愼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敎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敎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

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擧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擧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盡深悉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温凊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温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温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温凊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温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温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温凊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後知温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後温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閒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温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

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閒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温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閒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

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旣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旣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

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啓問道通書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

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恆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

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眞陰之精眞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旣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之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

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卽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閑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以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愼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愼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愼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

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閒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閒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卽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閒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閒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更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卽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閒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眞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眞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眞

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
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
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
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
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
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
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閒何以致
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
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
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
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喩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
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
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閒於有
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
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
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
典無不脗合異端典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
之喩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
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
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
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
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
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
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
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
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
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閒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
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
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閒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
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旣云擇又云識其
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閒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
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
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
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
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
智矣學者之敝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
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
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
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
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
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
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

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尙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閒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

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譾譾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皡皡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

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閒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天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閒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閒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閒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閒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閒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卽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

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閒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閒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

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厚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閒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閒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閒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閒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稺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

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絶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絶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閒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

語錄 三　傳習錄 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荅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閒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閒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閒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

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胷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胷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無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鏖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胷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胷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閒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胷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

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鬭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鬭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

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備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卽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著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　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

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綑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閒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荅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閒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胷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卽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卽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卽是教問如何道卽是教曰道卽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忘思魘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閒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閒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僊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

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閒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閒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

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閒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之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

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

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荅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塗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

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尚寥落旣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剎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鎭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閒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旣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旣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

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閑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卽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卽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閑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閑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閑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閑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眞員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荊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

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纎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胷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胷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胷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縈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荊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
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覩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荅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而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己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己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峯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敘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閒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閒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

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閒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禀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

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閒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閒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非前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閒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閒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怳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衞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怳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閒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

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怚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閒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閒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閒亦有舊病此閒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閒爲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閒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盡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閒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汩汩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閒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閒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閒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荅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閒勿令閒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閒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閒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

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閒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文錄一 書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怏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志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說極是但云卽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尙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眞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眞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尙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幷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尙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絶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卽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

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𥫗易乃今𥫗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歎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閑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閑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𥫗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輒為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𥫗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邀絕草亭虛席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𥫗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閱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恝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𥫗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愧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

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棲棲未即逃避眞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尙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尙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

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為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滕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託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大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歎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嘐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為愧為怍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沖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

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尙有芥蔕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甫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甫一間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尙三四人吾見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歎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淸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淸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闇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蹔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尙謙淸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槪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爲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顚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

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類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胡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己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僞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

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淸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硏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絶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漑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尙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驟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尙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入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腳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鎭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霅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誠　丁丑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淸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尙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尙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效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眞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絶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翦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騖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吾近

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爲至於四十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踈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寠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歷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託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

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爲不可爲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文錄二 書 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掇無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閒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為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　敕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為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與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曰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為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為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寃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

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是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怏悒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癸未

此學蓁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幷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呶呶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倣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尙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勵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奬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賫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闊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淸心寡欲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愼聽毋忽區區省親本閒部中已准覆但得 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 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衞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嘗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尙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與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

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愼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愼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愼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

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斷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斷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閑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訃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閒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而業日廣矣荒憒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尙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躓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閒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

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為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慍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著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

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患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夭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閑及之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汙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襚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如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閑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

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祕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閑中曾論及否論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然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誰氏便中寄知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五

文錄三 書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禆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閒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煆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名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

今民閒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注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閒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歎欣歎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閒縱横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閒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閒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尚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閒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

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衞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譏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揜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

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閒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澈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憸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塤篪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

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愧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閒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閒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閒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閒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閒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閒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惓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愧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閒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

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　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閒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

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為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頽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卻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遏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讁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饔暮不糴則無以為飱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譎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為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怍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　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梧後即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閒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閒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閒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閒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閒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閒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閒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

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狠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徧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閒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

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麤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閑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閑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與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

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屨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疢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怳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閒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閒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

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蓄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諗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還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庾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遄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悶然大駭乃忽闇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焉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倀倀然頹頹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荑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閒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閒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騖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詘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擕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閧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瞶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潑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咭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歎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本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而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閒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學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懆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

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歎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而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士之官乎然則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媢嫉褊驁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勖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勖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圮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閒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閑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徧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閑與之探禹穴登鑪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

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亙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曰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閒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歎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閒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

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僥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

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焉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閒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為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

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訒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

閑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閒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

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梏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閒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閒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閒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閒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閒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

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閒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疏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沈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覩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

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漭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辭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倘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

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毁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毁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不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温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温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温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温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

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

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朞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閒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別錄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

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閒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賓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戻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閒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閒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幷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幷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傳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

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
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
決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
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
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
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
月尫羸日甚心雖戀 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
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
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
部署未效答於涓涘懼遂塡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閑苟全
餘生庶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敕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
之日仍赴前項銜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
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敕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
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銑等職居諫司
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
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因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
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
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
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
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
致失所遂塡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必
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
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
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
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
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
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
邇者 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
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況其氣
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
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
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
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
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寬恩曲
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
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
霧魑魅之與遊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
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
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
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下
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
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

未甚衰暮猶有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　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閒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詆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

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　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　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閑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　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膴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僨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　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下念　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蟻苦切之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　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　恩疏（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敕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敕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慚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　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　奏爲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疏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閑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　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虛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尫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

請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　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輳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僊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弩手幷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幷領官兵相機攻勦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舫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浰頭賊首池大鬢賊首池大安新總幷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舫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效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戳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鎭撫劉鏜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鬢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浰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遯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浰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

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鬢等在彼地方爲巢卻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違奉　敕諭事理卽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命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況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閒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方行參　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闊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戳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禀閒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瓜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閑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淩塹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袞木礌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閒道鼓譟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幷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閑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贓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勦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遁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漳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萬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與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幷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幷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誰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

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温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㫐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㫐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閒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　奏行勘合幷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勦隨奉本院進兵方略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村禾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王即蕭五顯蒯釗蘇瑢賴隆等幷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閩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擣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贓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埼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擣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温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幷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贓銀銅錢衣帛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贓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贓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勦閒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衂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勦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閒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温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勦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疏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閒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勣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

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衞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　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

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敕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厲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輋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輋賊一夥突來龍句保虜劫居民續被輋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輋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輋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輋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輋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浰頭等處強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勦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

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卽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閉隙量擣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閙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為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浰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鬢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玹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汙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苗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為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二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昱雖蒙征勦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為猺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與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猺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猺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猺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勦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

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腑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翦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投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浰頭老賊首池大鬢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監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輋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拗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關輋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猺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卽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劄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奪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猺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幷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木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鞭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晉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

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幷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併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關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敕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卽便設法勦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衞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殺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併獲賊屬幷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俟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幷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為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瓴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為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窵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猺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與勢難中輟卽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從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鎭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

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遁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　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而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眾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為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為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汪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分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犒勞過狼兵官軍士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勦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

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
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
奉　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謝
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
轉達奏　聞動調三省官兵會勦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
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
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
日　命下尅期進勦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
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
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
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
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
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
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
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
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
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餉
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幷該府縣遵奉
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
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
閩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
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
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
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
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
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勦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郴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猺賊密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勦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柰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凶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尙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　天討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勦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桂猺賊爲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尅期進勦　朝廷若復猶預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尙炎況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　敕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敕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　太子太保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郴桂兵備副使陳璧幷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參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爲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　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浰頭接境浰頭係大賊池大鬢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浰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浰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輳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兩省之兵皆狠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江西之兵最爲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閏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幷使客合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

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幷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舂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幷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幷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幷行各府照數借給應用候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𨨏商稅或開中鹽引另爲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幷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頩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鸑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兵候 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閒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卽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斆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杲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幷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幷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幷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杷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幷燒毀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庚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幷射死賊從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幷開稱搗過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隨據統兵官員幷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閒有射傷藥弩卽時身死墜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雞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閒被峯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蒔插今旱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爲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幷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鄰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杷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卽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爲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爲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推託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愼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眞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

嘺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驢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為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幷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幷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嘺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倂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為一寧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　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為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贊理比於各官勞勤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　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與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議夾剿方略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為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羣賊修整戰具要行出劫幷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幷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為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季斆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剿共生擒大賊首陳曰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季斆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閒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閒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

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
費財意外之虞乘閒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
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
舉樂昌諸處速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
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
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
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
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
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
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
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換　敕謝　恩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
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
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閒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
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
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
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
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
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卽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
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
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
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
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
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
敢忘其僭妄爲　陛下一陳其梗概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譴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隆
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　敕諭宣布之日百姓塡衢塞
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之
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强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效而前三軍
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
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譾
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　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强而螻蟻之誠決
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兎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奉　敕提督軍務應合
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　欽依合無於本部收有內給
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
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
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齎令旗令牌八副
面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
牌事理爲此今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幷號數開坐具本題　知

議南贛商稅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
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
議事件卽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
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
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閒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
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汚兼以
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

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歷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　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黄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黄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顧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閒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陞賞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日

節該欽奉　敕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盡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　敕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修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剿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　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

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數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　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嘗有願　陛下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　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　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為遜讓以仰辜　陛下激勵作興之盛心乎受　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黄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匡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閒及奪馬牛贓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景祥等四名顆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閒及奪獲馬牛器械贓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

府知府季斆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
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
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一
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贓仗等物及先於七
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
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顆來春下官
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顆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
五名顆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
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雞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
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顆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
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贓仗等物五哨統兵
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
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上新地
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
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
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衞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
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
顆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
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贓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
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
□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顆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
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
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
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
九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
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
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
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日
等攻破杷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
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幷
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贓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
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
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
斬大賊首謝志珊藍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
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
贓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
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横水大巢及庵背等巢共七處生擒
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幷
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
贓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
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尅期進勦奏請定奪外本年
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幷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
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
具幷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
本院行委知府季斆等分兵勦捕獲功呈報奏　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
斆指揮來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
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梟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宏議照江西地
方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
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勦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
鎭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勦間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
期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贊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
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

仍解提督軍門處決犇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犇牛馬騾驢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贓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富徐華譚曰志雷後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瑄康永三綵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鼇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凶毒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酃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歸約束卽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爲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旣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寃憤頓釋悉皆仰仗　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

　王師犇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捷擬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敕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卽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猺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敕兩廣犇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依恁部裏原擬事宜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犇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

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閒諜四路分探皆以為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為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礧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效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礮鉤鐮使由閒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為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礮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礮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閒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脚嶺巢破庵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為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礮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斆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岸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辯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嶮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團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篤井巢知府季斆守備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斆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夤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

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幷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斆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庵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閒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斆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雞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閒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威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閒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　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兔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　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　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斆伍

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鸑宋瑢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斅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輋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幷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　聞征剿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鴈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百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鸑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田地通行劃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拆作一里合劃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尚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尚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　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尚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幷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　敕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幷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

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

別錄三 奏疏

奏疏三

乞休致疏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 明盛荷蒙 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
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柰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卽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黽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浰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三千里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 朝廷初申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效以辜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己逃其難而遺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故寧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 陛下威德 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浰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遺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緜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 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輿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療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尚圖他日之效苟遂邱首臣亦感 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峯山里民朱仕玞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峯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峯賊又要前來復讎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屋龍華二監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還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 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參議黃宏議將宰屋龍華二監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幷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還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還移過往侍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監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監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雞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虜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還驛柰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便況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簿查先爲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爲地方之幸

浰頭捷音疏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方竹湖

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鑾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貳百貳拾貳閒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鷂黃弘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贓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斆呈稱統領訓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贓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惟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龍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曾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兵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效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鏜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　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浰頭等處賊巢奉有　成命應該會剿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　敕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弁知府等官郟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聚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聚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浰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僞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與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池殺害城官軍焚

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狠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
巨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
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 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
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愼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
敵情而撫勦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
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
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
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
請 敕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
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卽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
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留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
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
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勦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
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
齎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
以時相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
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幷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
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
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
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敕諭及
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
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
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效生員黃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
巢劉遜劉粗眉温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卽池大鬢獨
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
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
且覊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
力殺賊立效於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
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
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效意在援
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閒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
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
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閒至者數十問所以
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
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狠
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
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狠兵恐之彼輒謾曰狠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
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狠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
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狠兵事恐難濟
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狠兵而後
敢攻此所以不必狠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
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
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
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
志高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取
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
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
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讎忌之十二月望臣
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
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

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效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幷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放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齎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何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幷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鎭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卻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遙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斆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塡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鎭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斆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亙數

百餘里四面斬絶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閒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滚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幷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斆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黄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黄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閒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黄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幷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

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閒通共擣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聶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再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剿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效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

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瘵痹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領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浰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鬢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鄧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為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為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偽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為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竊見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閒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仕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猺洞與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浰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為冠裳之地實為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即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弭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浰賊見今住軍九連大山往來浰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貲未經查勘議處難便奏　聞案仰本道即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人等備勘和平浰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圖籍諏諮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爀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幷河源縣惠化都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鬢　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幷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鄰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輳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撥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浰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幷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浰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浰頭岑岡等處田上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衢要答應繁難查得鄰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圖

補轄管轄庶爲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嵊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鬢等不時出劫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勦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遞年逋負追併況與龍川縣又係隔省窵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折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著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與地方係通始與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鄰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場鋪舍等項中閑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鋪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戶採辦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猝難料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尚有不敷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都民夫答應其移置浰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換俱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卽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日凡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猖獗之日　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脅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闊疏不過一年泛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勦勦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勦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鍼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遏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

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　敕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爲得宜乞從所奏幷將該設職官印信卽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　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勦捷音疏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勦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祕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翦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報稱岐田

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
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
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
李䓁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往地名癩痢寨深坑
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
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兵奮勇同前生擒大賊首
高快馬即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幷被傷兵夫劉廷
珍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
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七十六名
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
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瓚等星夜
潛至地名姜陽峒藏蹤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遯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
首李斌節與高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
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
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
顧應祥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照依刻
期進剿上下橫溪關峒深峒等巢賊黨竪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
兵協謀奮勇鬭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瑄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
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物
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擒賊人三名幷俘獲賊屬等項
隨據本官稟稱橫溪大賊首吳玑招集亡命遯住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即稟
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玑巢穴四面圍攻被
玑等亂用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吳玑打倒賊勢少
卻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玑等首從幷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
口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解到道看得賊首吳玑係是稔
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官軍而通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合獎勞等因

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金奏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
賊必遯散他處合無請　勑兩廣幷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剋期進兵等因
具題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幷軍衞有司設法剿殺
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
仍要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戸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自相斬
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
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
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據湖廣郴州申賊首龔福全高仲仁等雖蒙
征剿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冠帶設爲猺官高仲仁
等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
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
康等縣後蒙撫諭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猺官未寧半月一起八百餘
徒出劫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
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縣出劫呈乞轉達請軍夾
剿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
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
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爲攻取之幾征剿四
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爲地方之累窮究根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
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齎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
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
欽遵節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勘處調集兵糧剋期
攻剿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
幷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
咨備行欽遵查勘計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儲等幷橫東

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員名分定哨
道監統把截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兵備僉事王大
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參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　命行取
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剿浰頭等
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
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
應若賊勢難爲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背
陰襲勿拘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
相機督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八
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
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
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　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玔等荼
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卽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
其虐熖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閒克遂殲
殄雪百姓之寃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　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
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
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
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共收克
捷之功其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增李萼或領兵
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　皇上
既行大賞於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奬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繆膺
地方之責屢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
將得以遵照奉行戮力效死竟收完績眞所謂碌碌因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
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
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戸寫　敕奬勵欽此欽遵臣
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　朝廷
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
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涖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
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顚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
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
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
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
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
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
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
無挫刃分巡官屬齎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
功由是言之其始捉臣之來涖事者吏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
者議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吏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
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
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
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
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
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
手足麻痹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
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
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
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

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卽便擒拏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廒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幷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曾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璽前去地名左溪關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卽今先將縣治幷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料物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甎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價亦爲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卽今新築土城高一丈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捱必須顧倩泰和縣上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甎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幷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甎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贓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贓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輳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爲貴議　幷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爲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甎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罔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尙未歸著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爲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爲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爲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

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甎瓦等物料先爲措置收買幷顧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轉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廒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爲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勦亂於已發固爲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爲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廠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幷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僉弓兵中閒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爲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　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　敕該部俯採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爲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諸訪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爲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寧河頭社義民鄉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幷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寧里二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圖應當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幷二十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　欽依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幷該設官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幷所屬縣分在庫贓罰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卽呈委南靖縣知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呈報外築城垛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圍一百一十丈顧募鄉夫舂築完固給發官銀斫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爲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

清寧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抄撥隸南靖縣抵納糧科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醫學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城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令該府一面俯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閑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他無私弊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　命下之日應奏　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事又經批仰著實幹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閑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爲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隸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　皇上俯順下情乞　敕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與事任功從遠近之便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杪穀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贓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轃支光祿寺賖欠鋪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閑隨據該府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

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減所入亦少況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
動錢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備副使陳貝珊
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
人王鼎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
賢各奏繳訖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
奉　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吉三府發賣自今為始至正德十三年
終止仍將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造冊徑自奏繳及
造清冊齎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
兩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
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為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實有
三分之二為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
賊乘虛越境難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仰給況此鹽
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于軍國合
無轉達將前項鹽稅著為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照舊抽稅以供軍
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
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
轉達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為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
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
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　准廣鹽許行南贛三府發賣
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
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　敕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
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
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
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
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

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
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
臣看得即今調兵夾剿糧餉缺乏遵照　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
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
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
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
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
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
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
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
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
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
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穴然
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
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閒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
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
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
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平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
是復殘其本也矧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為宜開
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
缺乏之需實夾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為功臣之所素恥也掊克以招
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
得不然若已畢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為不忠矣願　皇上憫地
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　敕該部俯采所
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陞廕謝　恩疏　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戸寫敕獎勵欽此備
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　恩辭
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復蒙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廕
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跼身無地竊
惟因勞而進秩者　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
重雖　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　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
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
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
播如轟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
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　陛
下之軍政乎但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黽勉受　命憂慚交集自恨
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　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
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待罪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著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
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事奉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賊成功陞
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　恩外
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強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
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強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
無鰥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
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
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黽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僨敗遭際　聖明德威
震赫扶病策駑仰遵　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
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　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
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
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
而岸傍觀者尙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
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　鑾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旦
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　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避顧力
纖負巨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
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嘔吐潮熱飢骨羸削或時昏眩僵仆地
竟日不惺手足麻痹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念爲訣悲苦
積鬱神志耗眊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
而況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
而付之況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瞶眊之人覆敗之戮臣無
足論其如　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　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
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
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
醫調治倘存餘喘尙有報　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幷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拏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兒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閒務爲躡後之圖共成掎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　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　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　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　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　敕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

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
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師之至卽從初
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
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
之閒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閒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
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　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
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
感　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　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爲此
具本奏　聞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
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寧府齎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
榜妄言惑衆譏訕　主上當卽毀裂又以事合　聞奏隨卽固封以進審據趙
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
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因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
禁追奪印信放囚刦庫邀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摽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
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
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
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季敎代齎僞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
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
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齎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
承芳等拏獲隨審季斆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
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
禁比斆自分死　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
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犢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
呼斆進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斆與承芳代齎斆計欲投赴軍門
脫身報效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
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
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刦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
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讐爲
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逭斧鉞之誅參政季斆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
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
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斆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
一應事宜陸續奏　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
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　巡遊不已致　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
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
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
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巡遊以杜天下奸
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
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　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刦囚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　闕之勢
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絶並無堪
用官員適遇　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
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
有印　敕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　命
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
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
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

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鼇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省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閑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弁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譚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譚儲推官王暐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閑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刦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　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　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弁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　旨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鼇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

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閧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幷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幷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閒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幷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

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閑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宮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亙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闉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幷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官巡幷各軍衞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卽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卽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呑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衞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燄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顚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祐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幷力共收全功其

聞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
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
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與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
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
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朝
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
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
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
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戸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査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
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等處住
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戸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
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幷勢追勦及照知府曾
璵報稱卽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
今寧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勦上以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況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
餉軍門共紓　國難具本啓奉　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
辦官幷旗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
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爲照寧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
劫無不萎靡況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
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　益王殿下迺心　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
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　皇上特　勅獎勵
以激宗室之義以永　益王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　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　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
理爲此具本請　旨

旱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
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
達寛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
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
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
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餽餉邑
無遺戸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
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戸不免饑饉下戸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
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江
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
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
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
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
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
路人馬征進再請　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
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
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勦捕再請　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
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
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
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戸
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
奉　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

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
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
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
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
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閭廣
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共生而
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
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
濠擅作辟威虐熖已張于遠睥睨 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 輦轂之
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
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
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
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況平賊獻俘固 國家之常典亦臣
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
赴 闕外緣係獻俘馘以昭 聖武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
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
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瑊廣信府周朝
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 覲近因寧王謀
反蒙臣督委各職幷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尚留在省防禦及安
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
況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瓛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
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
舊規行期在卽恐致遲誤合行呈乞奏 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
佐貳守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此爲照三
年述職係 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
調尚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況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
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
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齎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
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
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幷南康新建二縣委
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 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
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等處住
劄剋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
兩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幷勢追勦及照知府
林瑊報稱卽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爲逆謀肆奸
天紀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
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爲宜具本啓奉 令旨長史司將
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齎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
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府出帑餉
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
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彰 淮王殿下助正之
心以爲宗藩爲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
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裘艮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
蒙問得犯人裘艮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
德九等年月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大

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㒷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幷地方人等陸續拏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㒷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㒷輔等研審前情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㒷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住保周江胡勝福朱潑養宋貴王明熊明秦蘭王仲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鑾萬岳蕭述羅俊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熊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鄭鳳黃信劉勝殷醮仔甘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英李洪珊許鳳李景㒷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鄒秋狗陳㒷二聶景祥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與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朴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奇姜福廖奇四夏蒐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璽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㒷善召一陳子政盧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陳九信徐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尚文王天爵傅十三徐受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與周與王毛子泰進與羅與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俊萬鏜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剋名童保子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關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祿王貴周受邱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與邱桂劉鎮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謝鳳夏龍婁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馮喜子楊燁揭文與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鑾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鑾袁富楊黃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胡進童黃勝德涂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脅從被殺見今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參看得裘㒷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參稱寧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于輕處斬似傷于重合無俯順輿情乞　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與兵作亂刦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幷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況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參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瓛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幷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　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閒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而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閒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閒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下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勠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神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瓛自寧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政使梁宸參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文郟文并脅從用事參政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寧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勦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擣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原任參議今陞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杻鐐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瓛先被寧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杻鐐王疇鄭瓛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寧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等日寧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著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寧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上久候寧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走散寧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夔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寧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僞千戶朱鎮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

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郟文鄭瓛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僞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己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令逃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賫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寧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弔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爲照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　奏知府鄭瓛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　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郟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因虜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　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與舉義兵勦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鐐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幷各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邢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董俊理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尚夔副使戴瓛按察司經歷尹鵾知事張澍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璠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韜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樗茆富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琇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諤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拏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拏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勦攻入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幷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聞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威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爲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瑊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幸已

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珹前去九江曾璵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諤等林珹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緡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等日寧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顆饒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顆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陸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嚴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珹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頛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召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劄仍又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兌糧知府汪頛先因瘧痢兼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寧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頛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城照依原分南門迤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朵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朵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睿等三十四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劄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礮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頛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首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刦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鎗刦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刦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刦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閒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閒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刦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持奉僞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僞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閒民房一千八百三十

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鐵銃弓弩三百件鐵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幷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當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勸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詡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幷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搬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宗黃冊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往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顆至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顆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餘名顆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躱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幷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廊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汶泗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主簿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渰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汶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棄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顆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稱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　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幷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　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頫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戸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尙爾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

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宣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又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肅清綱紀乞勅法司參詳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爲將來之警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錄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兩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犇臨塡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旋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紿己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憒憒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斷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

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幷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還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幷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倀然坐尸其閒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

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絶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鬩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脱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還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尪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　制敕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鼇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閏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勦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四面兜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逐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戸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贛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亙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

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幷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鎭國公朱□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幷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敕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烝淫姦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剿亦已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値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

蓼莪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鼐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刎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蓐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　命外緣係四乞　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為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為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幷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幷南康二府庫藏俱被寧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幷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幷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

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　敕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幷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儹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儹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況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卽時移文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旣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旣爲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顚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旣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爲言百姓眴眴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尙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旣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旣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

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遠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繅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頹前支則後圮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懟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為未便合行議取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傴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斂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幷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閑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幷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

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明旨今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修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剿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剿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幷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敕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幷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幷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剿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屻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恆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城尤爲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幷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幷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幷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卽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卽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卽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剿叛賊之後卽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卽遵照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　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

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效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閒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剿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擣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閒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　敕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與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效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續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　召用　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翻然有覩光之願而況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為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

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震恐洶洶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水歡欣之樂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 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 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銜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謬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

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　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瘠疚僅未殞絶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沈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閼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效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

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茍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　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　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己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訪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別錄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
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
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
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
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
邇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
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
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勦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
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
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
輕舟安臥尚未敢強又況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
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
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
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
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為　國家宏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
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
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鏌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況茲用兵舉事鏌等必嘗深
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閒行事之際所見或
有同異鏌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
鉞分閫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
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
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勳者往代其任夫　朝
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
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
疏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
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
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
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
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
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賫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
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　明聖温旨勤拳
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
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
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
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
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
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
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
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
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
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
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
威益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

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讎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閒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閒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敕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
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疏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誚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笥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戸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邑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幷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擾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圖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卽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

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
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
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敕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
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
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敕奬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
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
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擾夷無策輕
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
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
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
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
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卽勦一應主客官軍
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
久利便幷先今撫鎭等官有功有過分别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
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
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
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
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
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
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
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當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涖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
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
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鏌事同一體姚鏌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
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幷
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
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
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
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
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輗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
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幷各見在軍前
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
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顚風巨浪
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
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
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況茲
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
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
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
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
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
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
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
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
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
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遑之徒
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
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
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
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
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呑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
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

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
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
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盜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
若復閧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
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騎征之
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
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
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
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
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閑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
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賠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
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
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閒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
郡其閒深山絶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
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
實與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
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
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
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
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
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
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
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
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
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餽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
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
骨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
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
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
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
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
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
往利於進兵者其閒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
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
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
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
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
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
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
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
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
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閑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
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
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
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
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
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
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
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

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與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
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
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
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
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
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
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
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
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
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
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閒雖有飾說亦
多真情艮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
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
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
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
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
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
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
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
買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
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
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
告哀切當即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
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
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
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
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
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
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
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
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
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
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敕旨公同各官
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
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
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
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
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
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
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蔀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
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
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慼生
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
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
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

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猺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衞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閒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託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敕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閒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衞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閒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

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豶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閒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閒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閡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

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與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
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
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
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
暴虐驕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閑關奔走勤勞
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
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
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
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
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
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
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
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
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
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
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
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
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
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
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
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
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
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
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
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
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
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
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
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幷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
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
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
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
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
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
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
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
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
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勢其官職土
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
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擕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
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
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
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
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搬
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
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
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

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敕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涖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葺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效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敕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淩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淩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韃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威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忭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笛管之

一田州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岜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岜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岜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與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官府又嘗效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效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塡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規畫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

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奏疏七

征勦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横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阯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摽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 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勦積年窮兇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 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猺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此猖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勦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卽欲會案奏請俟 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遇賊寇生發卽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鎭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 勑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幷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鎭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幷密行鎭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

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為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蔀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賫奏請　旨續為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　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惰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賫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　成命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為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為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即為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即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迨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為之每懷歉然即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　國家亦可知矣乞　敕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參議鄒輗僉事申惠皆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

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 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敕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府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寐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擕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柰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閑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閑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交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閒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

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藎臣下報效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瑤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買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剿牛腸保靖進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聽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剿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會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錦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督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效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效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剿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還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剿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

入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釁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鬬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蹤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因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

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閑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賫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亙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挫衄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狠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僅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　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敕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效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

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藎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效兩年之閒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譬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 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疏繆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温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龍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呼則

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衞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衞於其閒蓋南丹衞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還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衞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衞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敕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衞官軍分工效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衞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衞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閒一巨鎭矣此鎭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機上之肉下筯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榦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倘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絶壁府治亦在磽确之上芒利碐砑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眞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貿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絶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疏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

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厚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此出是為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為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閒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幷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閒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乂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閒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脅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閒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閡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閒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經國之事勢所

當爲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閔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根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

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猺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況其才力足能制禦各猺近日該州土目人等又相繼懇恩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不必深論者因論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　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為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血況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為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　聖聽故遂簡略其詞今蒙　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　命臣等查奏開　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疏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疏漏萬死之誅仍　敕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任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擬勵賞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為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敕差行人賚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賚捧　敕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臥病牀蓐已餘一月扶疾與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洶洶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勘處臣亦何能少效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　敕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慄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　闕廷一覲　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覲　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　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　温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　付

託不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
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
千里之內去荆棘而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
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
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
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
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
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
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
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
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
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
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
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
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衞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
又冐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
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涖
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
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
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
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尙求苟全以圖
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
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
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　陛下尙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奬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姦弊以副　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鰥廢仰負　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徧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鈔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閑田可與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惟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袪患衛民竭誠報　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姦貪畏縮志行卑汚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害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爰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徧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乎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遄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與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商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

防盜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姦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乃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涖事未久尚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懵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畬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姦宄而爲之盤據貪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慝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姦僞無所潛形爲此仰鈔案回道卽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鬬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温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嚚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勦捕漳寇方略牌　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嵐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卻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與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卽便齎糧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卻須捨卻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譟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譟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摽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

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姦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鈔案回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縻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略依蒙前詣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扎查理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遯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狠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姦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若乃孤軍輕率中賊姦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勦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剋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況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鈔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勦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兵黏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勦撫

幷將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賊衆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間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間瓜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前來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絶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略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猾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勦撲薙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兎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鈔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姦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概屠戮務收一貫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鈔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據福建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顆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爲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卽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賫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有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暴寡毋以強淩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敎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卽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爲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莨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匹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徧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　敕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勦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幷降　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敕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儹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往設法勦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　敕內事理徑自拏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幷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

贛莅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即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軍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勦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　奏間隨據各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猾毋令復聚爲姦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捷音事開稱攻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即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脅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　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尚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即欲遵奉　敕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　欽依來勦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爲此仰鈔捧回司照依備奉　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即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勦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　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錯遲延

兵符節制　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鈔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即今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尚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況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效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鈔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

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勦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事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滲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愼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事可周悉機無踈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 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熾方爾請兵會勦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踈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效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 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姦計各道仍須分投瓜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旣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倂力潰決賊所奔逃尙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卽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薙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勦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　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閒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

因爾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幷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勦殺蠻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幷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幷亡命窩主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拏平人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鎭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清積弊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仰鈔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敕諭內事理幷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鎭守布政司　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幷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勦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横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卽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爲參酌行止幷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幷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幷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巢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勦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卽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著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幷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勦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姦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攀爲盜卽今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幷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斆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卽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卽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谿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
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絶崖壁結構飛
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
險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
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
照得先經具　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勦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
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
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尚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
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殪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
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南贛地方賊情
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及近奉　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
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
本院身督中軍直擣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谿入磨刀坑
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鴐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
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
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齎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鴐井杞州坑寨
下等處多方瓜探務期盡絶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
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
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
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營精銳閞合縱橫分布搜
扒必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
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
忠效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
有疏虞　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
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
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
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
搜扒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
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
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
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
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
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
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
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
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託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
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
軍行遇賊乞衆降恐有姦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
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
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
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
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
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
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
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
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
撲密谿徑攻左谿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谿進攻

左谿左一小哨自密谿搜羊牯腦山復自密谿從中大哨進攻左谿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郟文知府季斆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谿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坳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斆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峯分兵搜狐狸坑進船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谿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拗陰木潭會左谿入密谿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斆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峯過鉛廠破苦竹坑勦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斆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谿過密谿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衞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拗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斆守備郟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谿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谿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

一大營乃合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絶互相援應毋致疏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絶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斅守備郟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鼈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陂左谿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徇上池徧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郟文併謀協力搜勦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即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應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勦稽蕪黃徑拗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郟文季斅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谿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既振然後分兵四勦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絶堅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官兵皆若季斅等後期不進則左谿橫水賊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勦絶以贖前辜爲此仰鈔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勦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澠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具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勦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爲羣設柵阻險復爲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夜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辯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噍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即遵照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

勵爲此牌差千戶高睿齎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絶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游劫殆徧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勦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勦伏賴　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鈔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　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　敕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況今奉有　敕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　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爲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效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讎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尚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搆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　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況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蘖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狠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勦之兵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蕢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

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廣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己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卽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浰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匹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勦浰賊方略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浰頭積年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勦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趁時計勦地方何以寧謐爲此仰鈔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即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即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剋期進勦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勦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浰頭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燄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勦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效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琢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浰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弁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坳巢中村巢直搗上浰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羨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豁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浰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坳巢直搗中浰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浰大巢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徑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徑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郟文監督指揮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勦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徑直搗下浰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勦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青冊一本送院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沈勇多智精敏有爲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固本院調委領兵征勦南安諸賊效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況汀州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即其才能豈妨臥治仰該府即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

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仰南安贛州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為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道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與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禁約榷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為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為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姦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鈔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　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為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顧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賣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勢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為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群賊之姦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疏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婣族道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　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𠛬𠛬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

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並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耕種並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搆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勦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寧靖本當拏究爲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爲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即將投城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勦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勦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着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託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六

別錄九 公移

公移二 巡撫江西 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 敕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佖等并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貯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即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勦 國難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 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除具奏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爲此合咨貴院煩爲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雨夜兼程前來共勦 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 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併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

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閒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幷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貧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　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無違錯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爲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卽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勸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佖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幷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略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爲此仰通判楊昉卽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佖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動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卽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閒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幷力協和行事共效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疏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温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尙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玆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　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勦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卽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卽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幷力擒勦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　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閒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勦　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　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勦幷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　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　命行勘前事卽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勦　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況今奉　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勦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淮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申稱爲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贓罰等銀幷京庫等銀及將兌淮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爲此仰府官吏卽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兌軍淮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兩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卽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鎭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官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　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　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鎭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卽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暐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即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　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　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幷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蹈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

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闢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　闕行委僞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　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幷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　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內開煩念南京根本重地宗廟陵寢所在作急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粘蹤追

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寧之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　敕前往福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住劄看係謀危　宗社重情隨卽具題幷行吉安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豐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幷巡撫應天都御史李煩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飭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檄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掎角本院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閒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爪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卽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向往的確幷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卽隨備咨　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幷呈鎭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佖等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卽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　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勦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卽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曾受寧王贓物私許助謀效力今調各兵本以爲國除害惟恐返爲民害不無有悞大事擬合停止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與兵向　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幷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晅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寧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卽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幷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略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奬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　國難忠義旣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抑抄案回司卽將原調領兵官員幷軍兵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幷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　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幷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況係　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幷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幷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幷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疏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　闕下獻俘以照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鎭國公朱鈞帖曾奉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閑奉　敕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淩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　大駕南征禮當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　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　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幷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旣奉　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誤且誤　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　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　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　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　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旣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　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　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　欽差提督軍務贊

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類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幷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幷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　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與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鬬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奈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覩　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幷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卽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旣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尚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遲疑未卽出投續該

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卽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捧回司卽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　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讎羅織擾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卽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幷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覩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柰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恆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楗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便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　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

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與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痍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尚堪朘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讎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　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寧賊驅脅者一槩釋而不問況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爲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折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莨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讎搜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尚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行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使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尚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即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

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略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遇難復留以盡報　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尙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　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即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賫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愼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

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鬬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賫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蹈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

各就位知約撒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揜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克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爲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慰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春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儻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薄查先該贛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算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爲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即行該縣永永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拿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幷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

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 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幷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愨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卻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俟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卽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幷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躱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幷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

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强淩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査究同甲不行勸禀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玆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卽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睿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永遵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勦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況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卽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住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尚未編查若遽行擒勦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

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 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傜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外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增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賫本院告輸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籍 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 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是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虀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 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沈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頹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一務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人戸果有頑梗強横不服政化者卽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具由申請卽行擒拿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略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卽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綁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參隨官詹明賫執各官原領　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卽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績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既效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既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黄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横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戸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内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戸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戸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辦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瘧痢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　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常德府速將舉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産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習不爲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既無以爲家死復無以爲殮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恆情該司議欲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惇廉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兗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呈量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即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爲風俗之勸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七

別錄十　公移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　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十日節該　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　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㺚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幷力勦殺務收全功幷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幷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鏌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幷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非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闊疎大懼弗堪有負委託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況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幷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袪患衛民竭忠報　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參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撫都御史姚　已蒙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　命下未卽起程況湖兵未至秋暑尚深遙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參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　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擒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參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

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原且 朝廷以好生為德下民無必死之讎是以本爵尚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況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尚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隨策若果事在不疑即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尚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為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為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為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效勞為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即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 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 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為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 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為善未有為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為惡未有為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為讎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即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仰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檄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抑至此言之誠為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即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案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寧等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為之慮況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為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士兵前來南寧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即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淩弱倚衆暴寡越理踰分自取罪累遵守 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回報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劄付冠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竊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便益等因到爵為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辯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 王事固

朝廷之所嘉與況又勘係應襲次男今以土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寧另行具奏外為此劄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　闕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　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為起蓋務為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譚勳蘇彪加以社學師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為厲己矣據本縣所申是亦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為有漸不致徒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猺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既為虛文而鵰勦又復絕響是以為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為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尙駐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沈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剋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尙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顧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猺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鵰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圃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犒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為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為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寧府於賞功綵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幷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鵰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末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功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繳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脩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衞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爲趨謟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閑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上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　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衞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衞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　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　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淩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　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　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担重一百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担

完冠砦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廛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　題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與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爲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爲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脩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況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閑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

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操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必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爲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　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擾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況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南寧府著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逅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逅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爲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儒學住歇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誠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待後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温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

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
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
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著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
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
今有司類皆視為虛文未曾實心脩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
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
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
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為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為迂緩噫果有
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
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
緣由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
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
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
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
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
文粉飾之弊各竭為德為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
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
司各永承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洪事大之職鎮
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
若徒迫脅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
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寧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宋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略使余
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緣年久傾
頹止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聳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
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況舊基猶存相應脩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
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脩舉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
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聲以興
起民俗此最為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
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
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　朝
事體頗重　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
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況該道守巡既得賢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
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脩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闒冗
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即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即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
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據參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
剩銀脩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為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
校與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
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
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

推舉學行端方堪為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為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飢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弈之為賢乎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脩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為無補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寧府改設流官見今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明旨續該本院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寧思龍諸圖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為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迴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寧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 題外為照新陞知府張鉞尚未到任合就劄仰本官即便管理府事撫綏目民其脩築城垣廨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脩築堅固工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立業況奉 新命擢佐專城遠近土目人等側耳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猷以仰答 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曠事廢功不但聲名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看得岑濬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況瘴霧昏塞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八寨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實腴可以建府治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廨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為便等因又經具 題外為照署掌府印還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廨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劄仰本官即便星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廨宇等項一應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愒曠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為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為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況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貲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

毋致稽誤

調發土兵　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剉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卽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尅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卽與具　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卻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誤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鵰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況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卽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閑事畢隨卽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鵰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廑　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卽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卽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卽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卽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　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猺賊云云合就仰遵　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差官舍賫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面授方略外爲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卽便督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堯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卽遵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當卽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

溙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剋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猺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獞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弃貴縣涼傘疊紙等夷獞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猺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罝之兔迷魄喪魂正可薙獮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 天討以雪百姓之寃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爲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 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

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齎執　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失前罪若有貪戀女贓違犯軍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卻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託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猺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淥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即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茅　通親　綠小　批頭　羅煖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自備衣糧征勦八寨猺賊渠魁殄滅羣黨削平即今地方寧靖旋師　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奮勇效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況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爲賑給以慰人心爲此牌仰同知桂鏊即便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寧道里相去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綏柔流賊　五月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璥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

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猺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威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喻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

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蕢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衛

看得八寨猺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卽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綗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卽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卽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甎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爲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爲之報復舊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協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卻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決行拿送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　故官水手呈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白自守足稱廉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州府卽與量撥水手起關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

外集一 賦 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淩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巔領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沈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麴櫱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騖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競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颸颸兮澹平野憑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搆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邃谷掬金沙之清潦淩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窅弔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欽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蹻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熇起於玉甑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旗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灝灝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巇屼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削鑑琉璃之浩渼沿東陽而西歷飡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繞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沈沈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屢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淩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曠遺光於拾寶緇裳迓於黃鉋休圓寂之幽俏烏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嚶嚶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橑護山嘎其驚飛怪遊人之太早攬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靜鐃聲之剝啄幽人劚麥蕨於冥杳碧雞噦於青林鶻翻雲而失皓隱擣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醥羞竹實以嬉翱集梧枝之娟娟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蘴葆躐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澌澌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款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睫景景於穹坳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崚極散香林之迴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龔珍芳於絕巘臭金步之搖搖莎羅蹢躅芬敷而燦燿幢玉女之妖嬌搴龍鬚於靈寶墮鉢囊之飄飄開仙掌於嶔嵌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躡崇壽見麥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巉巖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羆皥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瀧而曝朮雜精苓之春苗邀子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溘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子將

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豗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獗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誚於鷦鷯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蕣之一朝曠百世而與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喙之呶呶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弔屈平賦　丙辰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颸颸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崚嶒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嶔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惻穴頹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谽谺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託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遊兮羣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磵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嶠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悃君可復兮排帝閽望遁跡兮渭陽箕裸囚兮其佯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溘自沈兮心所安雄之訣兮讒喙乘狂穉兮謂纍揚已爲魈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鼠兮佞頹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靳晻靄兮飃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渀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於呶呶焉嘵嘵焉亦奚爲乎槁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倀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還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咎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皦明月之在隙風呶呶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惝怳兮目窅窅其焉極懍寒飈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荼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恥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牿匪予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

予去此其焉從孰蠆瘝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
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爲直辭婉孌期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
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
而蹈亟苟　聖明之有禆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遒兮深谷崆
峒逝息遊兮飄然淩風八極周兮孰樂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
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
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闇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
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闈兮離居路修遠兮崎嶮沮風波兮江湖
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曛松落落兮葛纍纍猿啾啾兮鶴怨羣山
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葺予
屋兮雲閉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藋擾麋鹿兮無駭我埸解予綬
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歎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接
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枻兮滄浪終擕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
月不雨兮民將柰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
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嗔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
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遏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幷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牛峯今改名浮峯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縈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
絳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尚有蹤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淩飆
陟險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蹤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
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
年多霜薜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竅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閑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雨到浮峯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閒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暗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
簷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
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
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
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
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
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峯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
彷彿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卻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閒微雨結浮陰鉢龍
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
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
仙骨葬金椰春暖石芝抽玉芽獨揮談塵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
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譁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雲嵐雜窗高峯影遮
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
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蹤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蘚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
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

謫仙樓隱地千載尚高風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弔遺蹤
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淩崖望雙峯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峯

夜靜涼飈發輕雲散碧空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羣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峯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卻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抑見蛛絲微
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峯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淩雲忽高飛
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漭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
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
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頹顏竟難留
吾意在龐古泠然馭涼飈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厓不可極飛步淩煙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
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墮煙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
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閶闔開玲瓏
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
揚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
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
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閒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顛嗒然遺下塊
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蔕世人聞予言不笑卽吁怪
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
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倣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
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恆西
泰華俯視傴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煙霏靄
䨴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
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襞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潛蠵
伏飧霞吸秀於其閒往往怪譎多偎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
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徧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
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
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蹤天空翠華
遠落日辭千峯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閟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
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羣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尙
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
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
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疎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
媿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
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
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蓴鱸況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
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邱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況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
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
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崖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煙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壠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簴周之崇墉窒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倏晦倏明淒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爲節虩虩未違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牀峯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間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爲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蓑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闊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蹶　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爇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隔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思菽水懽羡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閒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閒楚越連峯鬱參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囷謀

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遠

屢興還屢仆惴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閑萬里或可勉

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千古一噓吸誰為歎離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

相思輒奮勵無為俗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

我誦窮索篇於子既聞命如何圜中士空谷以為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

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

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

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為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雁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弔湘君祠

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兾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

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飇迴雁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

下有蛟龍峽往往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

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天地機

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為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

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為氣所役毋為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

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

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

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

北風送南雁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予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沈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

嘗喻兒女悲憂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歎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

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覩風吹蒹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
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纔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
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酹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
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溯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
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屈
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攜玩羲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攜尙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蹤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
林風正蕭瑟驚鵲無寧枝邈彼二三子悠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
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尙存卻憶故園耕釣處短蓑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
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閑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
雨急青林逈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
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
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煙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峯雲越山
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攜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
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煙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眞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
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
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峯蕭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枻重來會有云春夜
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
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挂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
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煙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璧
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鈐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禋存舊典捍禦及斯民
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荊榛雨雪更紛驟
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淸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
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
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沈溟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
沖漠際無極列宿羅靑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卻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
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眞淸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
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
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淸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
漸看連暝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
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
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
孔聖固遑遑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閧知子信美才大構中梁棟
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予勤綣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卽縱

涉湘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淩晨渡湘流踰岡復陟巘弔古還尋幽
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修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閒曉望洞野浮春洲
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閒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
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眞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

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緣峯踐臺石將以望所期
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
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邀嬉渴飲松下泉飢飧石上芝偃仰絕餘念還客難久稽
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
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

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攜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緜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峯巒益開霽亂流蕩槳濟倏忽繫檝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隄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頹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遊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峯闢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遺忌九仞誰虧一簣功歎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徧寰宇其徒素為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圬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杯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為此倉卒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興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暝色漸微茫卻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僊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尚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屯疑使我懷悱懊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為予來飛蓋逸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名迂疏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圮補敝詰朝發衡風遂齟齬暝泊後江湖蕭條旁罾壘月黑波濤驚蛟鼉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譩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饘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攖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沚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逶迤緣沚湄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糴市謀晚炊且為衆人喜江醪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傲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歎五首（楚人有閒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閒獨居懷綣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為作去婦歎）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閒白璧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為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顦顇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為傷姑意燕爾且為歡中廚存宿旨為姑備朝飧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忽復道已去還躊躕雞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託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託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巑岏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煙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人無情只自流卻幸此身如野鶴人閒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

星辰膽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年來夷險還忘卻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烟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厓好共論畝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衞即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敝縕涼思白苧輕烟際卉衣窺絕棧時土苗方仇殺峯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衞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峯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峯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嚮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格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閟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塏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窒旋薰塞夷坎仍灑掃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棨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抔飲皆汙樽沍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榱輕裘吾不溫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頹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託雲壑無違蹤如何兩分植憔悴歎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遺縻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託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巘薙林條小搆自成趣開牕入遠峯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旣開徑拓樊亦理園
低簷避松偃疏土行竹根勿翦牆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
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
門生頗羣集樽斝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靦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
月榭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蹢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
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閒月
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即草鋪忘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花靜馥常閟溜暗光亦浮
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
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鶗鴂已先悲
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煙燈暧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牕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
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
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巔繄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
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雁鶩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
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
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況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芟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
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
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鴟梟據叢林驅烏恣搏食
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絲縻華屋雲泉謝林丘
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閒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
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
遠陟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
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
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銜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
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淅米石閒溜炊火巖中廬煙峯上初日林鳥相嚶呼
意欣物情適戰勝癯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忝此世累牽淩晨驅馬別持杯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煙
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踈臥痾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荒郡號難理况兹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營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沈夜帷燈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斁願言覬終償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即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峯影窅然坐幽獨怵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荊暮採谷中栗深谷多凄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餧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稺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寨藍輿每獨遊擬把犂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況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煙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厓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閒空林惟聽鳥閑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巖洞蒼蘚春應徧石牀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疏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託根非所還憐汝直榦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概刮磨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卻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應孚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卻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徧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
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
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闈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皷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
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　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
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榦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牕
暗映羣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還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
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峯窅窕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羣凍合
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
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歎食無鹽飢豺
正爾羣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
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卻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欲鬬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
蹔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羣峯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府
樓臺銜倒景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峯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
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卻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赬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閒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
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牀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
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稺犬
吠人依密槿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沈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
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
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
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託蹤斷驚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還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勳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穉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芰疎梧根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庵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僭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閒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閑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淚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八尸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著鬢毛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紓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

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沈寧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宴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儔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衰綫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闈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臘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柰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遶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閒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雲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卻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絶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溆浦山夜泊

溆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閑心期與白鷗羣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閒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沈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尚沮東歸棹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煙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癡欲手援

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閑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皋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閑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閒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墓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煙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巖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房有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羣薄暮號卻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皋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隄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雞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鵝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檣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鵝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惟籠道士鵝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淥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鵝羣春巖
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尙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　聖世今應有逸民一
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外集二詩 廬陵詩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
尙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
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阪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吟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燄泥爐溼未燃
正思江檻外閑卻釣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
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牆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檐日暖堪人
雪散小巖碧松梢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
不覺泥塗濺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檐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濕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不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笑卻慇懃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
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白灣二字幷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瀰瀰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與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兮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潯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
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卻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閑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閒
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閒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
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緯堦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塗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
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
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邱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鵠萬里逝豈伊爲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穽擭關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閑竹房逢僧或停檝先掃白雲牀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娼與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與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驂指絕壁涉澗緣危蟠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歎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煙溼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懽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衍僧逋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閑睡起

林閑盡日掃花眠衹是官閑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揚雄誤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邱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從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爾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亹然亘苦心惝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末學久仳離頹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榾柮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閒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奇放瑯琊閑溪鹿巖僧且共閑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凰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閑得未曾絶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猱踔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蹤正自韜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眇眇無消息悵望煙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閒庇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雁新秋寄綵霞

簦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枕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絶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卻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沈

其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閑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溼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旣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旣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遡寒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滁水濆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窗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絶代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暫棲巖避喧寧遯世繄予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窗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

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别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群儒迹蹊徑榛茀深濬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濬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濬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訓請君勿與諼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鶩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别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媸妍世學如翦綵粧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别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别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卻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沈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沈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逃遯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卻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牀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牀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卻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茆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

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玆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嚴辯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既以戚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敘其事爲賦六月庸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條雨條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

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尙支其極

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喑人食荼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

昔彼叔季沈湎以逞耄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

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愼與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笞見人勿多說愼默眞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愼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玆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獨棹扁舟鑑裏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煙霞眇何許雙峯久相違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淩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篁宮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捫歷淙窒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穎景耀回盼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暮泠泠石泉語淸宵耿無寐峯月升煙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倅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茆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歧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閒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蓑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雞謝野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羣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煙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峯頭望煙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峯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卻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煙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閒最覺湖山靜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與晚堪乘松間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煙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峯頭見說連閶闔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閱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　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腳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邱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細尚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尚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峯晴秀晚蕤蕤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緡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注腳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迥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腳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注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誤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著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峯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蓑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買舶絕江喧浪舞漁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閑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王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攜霅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舠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徧汀漳將謂汀虔是接疆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曾解挹將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潯

還贛

積雨雩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苗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尙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遺驅脅尙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與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　皇威自震驚爛額尙慚爲上客徙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卻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雞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沈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與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溼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羣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巖棲寄盤渦沈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煑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巖中客

潮頭巖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為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冉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避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掎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卻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煙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為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麾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卻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蠖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鼪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閑方喜世無求狼煙

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毋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蓴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卽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卻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鬭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甫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依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奉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按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閒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卻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銜縻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旱尚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脈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寧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禪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裏窗前對病僧煙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向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閑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即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峯雪秋虜強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舄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煙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窅窅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尚勞　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柰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閑事業一竿明月一蓑煙

泊金山寺二首（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迥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與尚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峯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著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峯巒不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漫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楊邃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卻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燮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徑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煙霞靜壺中結構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亭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劒石交巉頑峽風閉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鬬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閑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脅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鼺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煙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閑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　北極

雙淚潺

登蟂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灩澦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
吳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汞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即從古正恐崩頹或自今薜蝕
秋螺殘老翠蟂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煙雲豈定期眼慣
不妨層壁險足跰須著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歎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
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與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
未須悲蹇難　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
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巵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
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　天迴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
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
蚩尤開白日還排閶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
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
歸思懷舊土　鑾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脈回漸老
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歎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
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伭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即未回白日
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筇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
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刳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
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
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忉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
動奡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繰弱流萬里不勝芥復
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

松風飄夜磬石牀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窗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
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卻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朶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
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卻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頫洞祕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鉤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
吾欲鞭龍起爲霖徧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
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
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
笙竽松籟哀千峯晻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
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
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煙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朶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蹔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
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卻怪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飈振玄岡頹陽薄西陸甾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菉
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淅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
田翁來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
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樾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
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窗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澐澐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閑麋鹿漸同羣自憐
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
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踪跡歎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鸝日日來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銜盃諸生
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峯隔煙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
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著漁舠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
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
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歳遷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歎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
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歳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埜奇更癡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埜請登高覘路歧三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咻笑招之返奮袂徑往淩嶔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與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埜本求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拔地千峯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礀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鄰多異境鳥花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峯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峯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妒闇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感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峯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卻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興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聲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脈脈回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邱簷松盡長青冥幹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磵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回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即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肇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尚暝晦卻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醒羣巒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閶闔鸞軿鶴駕紛翱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淩蒼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癡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徑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煙霞高歷雲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閒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閒晴窗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歎式微自笑半生行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

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
溼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尙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
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
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買胡行

買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己重外物買胡一何愚
請君勿笑買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
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
略無悔請君勿笑買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塒下雞引類呼羣啄且啼稻粱已足脂漸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
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從廖廓人生山水須認
眞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
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煙霞伯拂衣便擬逐公回爲予先
掃峯頭石

紀夢幷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
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
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
若千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
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
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
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
主相緣奮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
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
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
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
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
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
逄龔勝心可倫是非顚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
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沈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
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傭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
託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
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
眞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
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
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虎與温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
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
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卻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
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卻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

日出雲氣浮二子晞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迴雲石緣欹徑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榱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徧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閒寂辭喧豗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峯上煙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閶闔遠從雙劍闢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峯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蹤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

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窗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裴仲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煙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閭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鬬爭洙泗輟金鐸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煙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二

青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柏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壓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

駭吾說問我恐是玆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
陽明眞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
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
則行舍卽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
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鐲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
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
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攢尙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
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卻笑當年識未眞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果
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淸久奈
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況有良朋自遠來還指
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
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淸磬卻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歧路心多草樹封谷口
鳥聲兼伐木石門煙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尙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眞莫謂
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淸絕調迥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
眞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辯九成徒使淸風傳律呂人閒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
已自非常典膰肉寧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眞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
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
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淸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
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
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淸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
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五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鼇未足歆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綱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峯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蓬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玆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静羣壑風泉哀悠悠覯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謾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梢尚溼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頗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鵓鴣聲裏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畎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卻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閉塞僅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

知得良知卻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麈途鞍馬勞千里月樹鷦鷯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緜緜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愧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閑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邱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遒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邱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珪璋洗兒惠兆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即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畸側新構鬱層板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拆鑿靜響江聲窗虛函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覿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羣峯灝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幷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幷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
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
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
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尙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
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
晚橫秋色淨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尙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瑤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
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峯山弩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
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尙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尙喜
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　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
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還賓
玉石分須早聊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旣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閒豈是
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竈沿村見廢墟撫恤
尙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襁負歸猺獞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緝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
逃亡來負襁貧憐繿縷綴旗旌聖朝恩澤寬如海甑鮒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
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尙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氛九霄雖已老報　國意尤
懃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勳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
渴飲甘泉泉飢飡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
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
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
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旱甚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眞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霆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閒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鎭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

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庶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閑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坉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坉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坉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與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閒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禀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閒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

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閒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閒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閒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閒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

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閒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閒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閒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咸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旣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己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

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驁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閑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闇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閑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己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眞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

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絶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絶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己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槪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絶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閼批復可否不一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説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　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蓋緣進□之時彼省士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士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鎭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　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　勑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顚末大槪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衞所其閧驚鬨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與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既無漕運

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鬭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嗷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己卯

齎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閟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衊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

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己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尩羸日甚惟養痾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襪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寃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壘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怍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欿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絶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況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卽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閑闊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華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卽未免隳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椎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閑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　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閑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

啬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閑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諭諭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閑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蹐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節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閒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況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閒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閒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閒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

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慭遺此痛何極數日閱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閱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閒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皐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邃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齎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斂已極非得誠於爲　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閒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齎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淩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恝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齎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㐌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與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痰嗽潮熱日益尫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與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齎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遠聞執事養高歸郴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

之高靖節柴桑之與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温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茍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茍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與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嚚者梗而孼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嚚者馴孼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墟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

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俾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蜮蜚雨螽蝝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賾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

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脜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而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淸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　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歎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皐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曆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

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蹏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糵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歙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　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峯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　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阸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託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閟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棲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屛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犴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託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歎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尙憶眉間之

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

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闃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亹亹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終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嵩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　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　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盍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　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　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　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

晝夜不息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

與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與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　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與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與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與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槪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與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與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與國之續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與國惟此與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譴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莩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卽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槁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玆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亙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

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數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温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温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温甫承之温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與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温甫之子吾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温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温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温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嚴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絶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舍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隖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温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温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温甫相見於杭而亹亹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温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温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温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温甫殆其人也非歟温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温甫之爲人也以温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閒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摯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閑散疏放之是託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絶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　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瀦若奔若伏布爲層裀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迴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跽臥噓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

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羲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曀其日惟霾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忭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曀曀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頫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蟾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集翔鵠螭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祕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傳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狖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為釐祝之所曰吾聞為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為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為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逖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為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況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戍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聯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歎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

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圮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還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　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　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珵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與徐丙氏來就

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與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廨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閈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喈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縶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　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螣蜮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淺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還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

乎慢令弛禁使陷罔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層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悋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己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鬬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全書卷之二十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酢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為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為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為於其閒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敓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為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為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

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　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續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　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　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　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卻走君將揜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曰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

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為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為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為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為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

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眞有所苦而類爲埀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戚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亂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　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鎧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嘵嘵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論泰和楊茂（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胷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胷指天躃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　庚辰

欒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閒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帨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偎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子云云而夫子云云也予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娼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尙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

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令之非笑詆毁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毁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憂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子頌之而弗荅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讁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覇徹厓幅於物無扺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衮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諡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與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踈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敎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熻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衡彶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焞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　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　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猺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猺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蔪山互壑猺憑險出沒深騭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

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衹服與物熙然無牴至其涖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頼焞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閶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鼪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閱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没溺於偃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𡏖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閒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淩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

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為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淩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為封監察御史淩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為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淩氏為最淩氏之賢以石巖為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為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盍誣狠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橘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栻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為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己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為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閒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為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祖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為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為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己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椁衣衾之得為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

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己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　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　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與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　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　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與之兆耳　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　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　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鬬爭以武力相尙是以易鬨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　朝遂以帖定丙辰入　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鎭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圉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　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尙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賜玉帶庚午　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　朝廷七降敕獎勵　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　聖諭優獎　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倘佯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耇　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　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　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尙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棊孫男四楩

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壽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旣荒南服圻漕是督亟　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　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旣獮旣遏豕鼈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　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徉徉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　天子曰咨諡錫有隮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冶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媢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　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煉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呴濡喘息以斬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瞶信暴者無庸揚矣彼忞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旣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艮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

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粱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則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與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懥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騖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娼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烓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既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諷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厲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

語塞一時國論偷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嘲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搢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淯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耋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浰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輋猺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

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詔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闡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襜襜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武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爭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嚋與汝不見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痹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嚋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憹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孰默而譏孰訒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侁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與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薦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濫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讁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讁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

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飧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　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搆忍痛扶孱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浰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浰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與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剜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孼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浰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遄者討

擒渠魁提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眞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弃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　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　祖宗之德澤　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輀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鸑停鶴峙振羽翮而翱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

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騖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己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輀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　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　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　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　公守仁雖晚亦辱　公之知愛公子嘗以　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　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閒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閒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龍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釣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媢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　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　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豪傑無所待而興者

矣某於公未獲傾盡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眞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鎭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 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 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艮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續編一

德洪葺　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眞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覿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幷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閒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

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

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秪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

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徧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閒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歎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書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

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閑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與廢舉墜剗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干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眞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

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玆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玆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閒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密嚴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眞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眞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幷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闊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徽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玆見滁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閒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燦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閒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壻也)

北行倉卒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閒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愼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柰賫檄人乃參政季斆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俟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憒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與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閒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衞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爇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　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　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閒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聽兒還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　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　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

錄一通置之几閒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閒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　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　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埽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稚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　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　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　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煢煢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槩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子廷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偬之時猶字畫遒勁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蔭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賫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況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閒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

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鋭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閒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　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覩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曰進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　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閒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為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幷逐之來貴奸惰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為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為家不顧毀謗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二

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譚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與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疎至今未得報此閒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閒上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閒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閒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與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霅上霅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兗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閒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浰賊皆長惡怙終其閒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閒可柰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 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閒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 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

知矣湖廣夾攻為備已久郴桂之賊為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為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閑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俟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為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浰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閑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浰頭且半月矣浰頭賊首池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閑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為怪浰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為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浰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為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閑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蹔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　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月初十日　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即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與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絕口人閑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徧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逕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為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為几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為爾南贛舊營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為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

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億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與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瓩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閒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刦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為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為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為為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為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為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為哉節夫姑務為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為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為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為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為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為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為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為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　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為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　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畬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擣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閒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閒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為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閒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

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　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崋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　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　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鎭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閒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搗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　敕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閒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

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　簡用懼弗負荷祗　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　請實恃知己乃蒙　天聽並　賜允從　蕃錫寵石　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奬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乎玆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威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寨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尫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閒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幷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奬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

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兎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兎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閑尚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長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閭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驟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　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　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　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閑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尪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憒中控訴無叙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閑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惓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愼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愼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覩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欒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 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顚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閒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閒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邱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惓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閒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閒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 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幷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庵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閒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旣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旣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尙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 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顚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況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

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顧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感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兇穢復 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痍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與幾及二年愈肆愈横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呰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 聖顔而不獲則憂思悽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與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 朝不過頃刻 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況今 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 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卽位以來 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 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 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睢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務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 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 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 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 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祕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遺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 賜温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

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　旨𢪛令臣
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為所擯抑人皆知之人
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為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
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
尚書其閒充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充　東宮輔導官　東宮
講讀官與脩　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
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　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
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
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
臣以犬馬微勞躐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為之乞請　恩
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
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閒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　陛下而
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　恩便道歸省　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
從舊臣特　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　朝廷推恩進
階臣伏覩　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
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　陛下即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
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
大臣量進階級𢪛與應得　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
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為奏請
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為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
遇　聖明庶幾沐浴　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
為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滽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
有深於二臣者惟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
封爵前後　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
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為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
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　朝廷恩典所以報
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　陛下不為一
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
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
恥亦所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　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
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為也惟　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
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　聞伏候　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為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
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為前
事題奉　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
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尚書張子麟
奏為辯汚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　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
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憒一切世
務悉已昏迷恍惚奉　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
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
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
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
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閒始克率同御史伍
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閒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
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
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
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況此交通之人
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
且慮險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

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旣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眞僞難辯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 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 朝廷於此等事旣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 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 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 聞伏候 勑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旣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 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人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閒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夫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閒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閒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

漑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漑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況一郡之治心腹之閒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閑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愼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　吉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盍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閒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汙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閒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與詞與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

告有能與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閒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横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閒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閒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

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閒讓地二寸爲巷又閒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昊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昊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閒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

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吾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閒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牌差吏龔彰賫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貱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貱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況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幷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輋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入造

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恥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最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僇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尚文之爲人曰尚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斆仲敞即尚文季敬宰荊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猺頑弗卽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砠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蹻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餕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齕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邅難之區也在憸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沈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别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蕫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闇闇內光因歎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二卷燕居集八卷半閑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已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已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衞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還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完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脗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

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

孰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閫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

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毁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煒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俟予寢而出朝於　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　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媚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　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詠而沈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園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　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鎭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　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淸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鬨然以爲非宜然已　命下無及矣爲重鎭得賢大臣而撫之　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　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眷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怡然而心感焉倏而色惭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

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　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疏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睞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巔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躐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躐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絶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巵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冗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　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閒固已不能無憾惟我　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闊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祕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即古長平

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閒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幷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讁謫而以讁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讁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　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　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　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閒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閒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　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　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　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

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　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劵其所言且謂曰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擧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擧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茍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茍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絶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感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擧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　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擧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承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贊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　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　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　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鄰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鄰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躓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擧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　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

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幷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翦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閒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靡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歎息與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　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既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　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閒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　朝者聞之皆出錢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隳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閒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愆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愆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

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玆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玆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玆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絏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歙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摐摐渢渢洶洶瀜瀜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怳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呑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埛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

須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懍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懵霆擊於耳聵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澎湃掀簸震蕩渾渤吁者爲竽噴者爲篪作止疾徐鐘磬柷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嘩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胷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囅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圓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谿迴路轉忽然當之卻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崚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嶶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躡躡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峯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閑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雁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閑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谿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皋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谿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詠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

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銀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蹤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疏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谿圖郭生作濂谿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瀲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況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谿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尚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塡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巑岏類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祕茲遊實天啓梵宇偏巖竇簷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崚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薺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況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荊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瀟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縢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蠛蠓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為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谿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鉤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為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谿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尚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尚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閑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谿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閑關谿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雁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絲為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薜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谿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閑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為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

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徧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 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裒次　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沖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 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參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横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修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眞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著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斆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與國謝庄兵雩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庄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卽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艮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勦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倏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卽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掎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横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季斆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卽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託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横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

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擣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殆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卽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斅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閒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斅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卽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幷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　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沈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黄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黄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　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　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卽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 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境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勦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閑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劄該縣鄉夫卽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勦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 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卽便催督進勦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糵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愼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勦咨 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議照會勦事情已該兵部議奉　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　題及差官約會進勦卽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閒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勦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況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鎭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勦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勦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

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卽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參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修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卽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抓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峒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抓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躱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抓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躱若不速行搜抓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抓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抓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勦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寧靖旣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際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卽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卽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卽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卽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勦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　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兩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修理合委知府季斅邢珣不妨府事督修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與國縣知縣黄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修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修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即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　敕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當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勦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閑志行之賢否政務之修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　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　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尚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舡爲站舡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貪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爲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謄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閒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贓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　敕諭　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　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與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遯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　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尅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閑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　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　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

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為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為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效即其忠勇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為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為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著落當該官吏即將齎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 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 朝廷威德兩月之閒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況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勦糧餉為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囚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干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參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

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為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況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況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為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即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即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督進勦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 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 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

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汴暫且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汴前往南韶住劄嚴勦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卽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　敕諭　十二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　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猺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　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　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　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玆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土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　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卽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幷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　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卽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幷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閒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閒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閒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

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　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揑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輳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與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閒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　成命況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尚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　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　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　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　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　敕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彬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　敕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　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　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　敕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齎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齎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勦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閒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 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擬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況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尙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毦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 奏推用不許徇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欽依內事理卽行都布二司一體 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 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 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 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 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瑫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寧被占年

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
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
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　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
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
忠効命以報　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茍違法制罰罪
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
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即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
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還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還隆州緣
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遞年黃冊及審各目老皆稱還隆洞黃添貴果係
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
石而煙爨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
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還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
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
前巡撫都御史張　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
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
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
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　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
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即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
恣肆　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
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
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即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
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
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修阻
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決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
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令批行事理即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
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　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輗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
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
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
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
於　國典又爲有據況博訪民閒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
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　聖旨安寶峒村莊還著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
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
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
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
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剳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
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
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參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
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
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
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

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船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鐝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　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卻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即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干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僎呈梧州府城垣修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甎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修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修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修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嵐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尚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尚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劇地方猺獞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即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　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勦近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猺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勦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勦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胤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

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勦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猺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為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為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眾所信與之人立為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與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據與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參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

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尚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尚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即為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旁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為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偏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為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為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著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參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即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

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　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效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齎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勦捕立功報效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猺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即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瓛牌　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瓛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戶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參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即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齎捧　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岜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鑾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尚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幷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尚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參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尚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收王仲金賠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淰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賠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淰齎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即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淰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

嫌講信修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閒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勇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卽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勦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勦除稔惡猺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參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勦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　國之心舍目人等幷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猺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卽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溱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鎭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溱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戸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藎臣軍前冠帶劄付 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溱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臯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勦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　欽依勘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　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勦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藎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冉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藎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藎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卽其一念

報　國之誠已有可嘉況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藎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
題外合就遵照欽奉　敕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劄仰官舍彭藎臣先行冠帶就彼望　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有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勦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　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猺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明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藎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　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勦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尙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讐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驍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緝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參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勤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讐是亦一

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卽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目運赴三里地方各目劄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徭賊而鎭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卽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幷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旣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廒貯有糧米尙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卽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兹盜賊蕩滅之餘況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　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曠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勤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況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卽行南寧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鏊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鏊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卽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

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艮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參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鏊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搆禍鄰境該前軍門　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　敕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即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　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　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即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幷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艮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獞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貺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　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　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獞猺等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讐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況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　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幷蒼梧縣學生員黎瀲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與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旁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還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煙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為懇請遂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劄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甎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寧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 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為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即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勦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 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効罪亦難逭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與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卽便處置空閑倉厫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鎭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鎭守江西太監王　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幷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鎭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鎭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幷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閒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卽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幷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幷行鎭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　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搖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梘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齎牌前去該縣著落知縣柯相卽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雨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結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況

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　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著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　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　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搗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　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　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僨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　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 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逵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即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　勅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　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　奏報

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擣其巢穴又　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　特命爾照依該部會　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　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戸等官世襲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　恩典不許乘機挾讎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玆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愼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赴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雇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戸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撑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　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幷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幷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戸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甎二司掌印幷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閘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　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寧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幷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即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　闕式昭　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　命所有各哨官兵尚在搜剿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幷贓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　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

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即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即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曾璵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煩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況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尚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輳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閘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尚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著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牓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莊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圮應合修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

察司行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卽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

張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　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栟　覲鋌　拱㰘　宸湇　宸瀛　覲鑛

宸汲　宸湯　宸渢　宸漨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樾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黄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罍　李蕃　于全　秦

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璝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閻

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

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价　萬

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

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巽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卽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　揭帖開稱今照　聖駕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　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

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卽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仵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熖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瘧痢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鎭國將軍拱㭿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　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逭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庫待　命定奪況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逕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卽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兩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淸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揑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眞僞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卽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拏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

故違仰即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拏問贓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擿不干己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況聞　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荅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與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贓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驀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摭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鬭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　命又復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

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瑊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昌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艮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瑢 贛州衛正千戶劉鎧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璲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翱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鼇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

遜　致仕參政黃繡　閑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瓛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幷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幷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八匹　驢騾一十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　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　社稷得罪

祖宗玆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　制諭內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栱樤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寧王宸濠幷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淩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　奏外竊照宸濠謀危　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　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勦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　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幷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　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勦鄱陽餘賊牌 五月十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往剳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勦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齎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雇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勦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拏平人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愼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　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勦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艮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勦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　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追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因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卽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家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奬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

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筆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 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 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與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拏問參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卽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著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蠭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與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 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著哨營可以製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舉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卽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 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 勅旨別

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卻乃因循二年之上尚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勦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即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勦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勦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勦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勦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踪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尚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況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痍莫知所措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實因頻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　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蒙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　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既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　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既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

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棕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絶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卽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卽行知縣顧佖速差能幹官前[illegible]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與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勦具本奏　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鼐齎　奏卻乃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齎緊關題本赴京　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卽將發去犯人王鼐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　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淸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卽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　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　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笆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躱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　奏毋再推延執拗如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卽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參究尙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卽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

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鬬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礮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辯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綑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雩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雩都縣掌印官即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丕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一

附錄一　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温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為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祕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為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譔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為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為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

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旣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旣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尙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偏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沈鬱旣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卽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淸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屛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

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嵓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屛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屛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尙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 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淸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淸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 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閒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兗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二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鴂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　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卻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卻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

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綰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閒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閒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輿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輿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閒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

廟廡之閒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　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墨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閒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兗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閒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鼇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篪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兗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齎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　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

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既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礧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〇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　敕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論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鍼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按是月聞蔡宗兖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　命後不復更疏以我　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即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即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敕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閒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池禁革奸

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卽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閒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閒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〇按是諭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　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姦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幷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

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礧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於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禽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敕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鸑宋瑢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酋長謝志珊就禽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剷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於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浰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埽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峯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狠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

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浰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疏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猂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於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浰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狠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禽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亙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禽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　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議勦撫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翦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況狠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擬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浰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通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抑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　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莅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　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況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鎣吳倫陳稷劉魯扶黻吳鶴薛僑薛宗鎧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敘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

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采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霅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與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附錄二　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浰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郴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　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株連富民朘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淩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　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　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淩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　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　上迺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　敕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多役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瓊至左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卽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　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曀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

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
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
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
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脅布政使
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
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　武宗嬖伶官臧賢乃
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　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
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
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　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
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　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
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櫥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
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臞仙傳惠靖
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
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濼同寢處稍長淫
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
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衞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
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
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
刻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
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
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
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
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
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

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
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
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
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
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
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邀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
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淩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
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栱樤與
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
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
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斆說吉安而自與宗支
守之直趨安慶時欽淩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
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
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
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
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
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荊瑞會南昌克嗣鎭鎭江許廷光鎭
浙江叢蘭鎭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
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弁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
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
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
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
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
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
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奏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時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斅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于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揮指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栱㰉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鬭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定立銃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礮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

檟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勦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閩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閒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閒何事非閒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閒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齎撽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齎撽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是先生思預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幷火藥法遣僕從閒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鎭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攪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　疏免江西稅　益王淮王餉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　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閒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賊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卽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

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尙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　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

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 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 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卽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勤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阯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併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閒道歸及是張許等索釁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 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閒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

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　命將討賊因乞省葬　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與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〇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〇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〇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

天理爲何如也閒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寃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兗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厓韜方叔　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卻有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遺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　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邱壑之念矣既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

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邱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斃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渙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温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盛之戒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閒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揜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閒肉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命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其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竝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閒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爲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與吾斯尚有未信

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歎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胷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卻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掩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沖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

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閒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閒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閒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閒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閒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詰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閒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閒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山窮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

客自饜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徧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眞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靑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淸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産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産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産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閒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産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産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匾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瀛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淸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　闕謝　恩於是楊一淸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　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閒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

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閒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閒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而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幷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閒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幷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

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則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

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　廷對偕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諭略曰讀來書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閒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蘄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閒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

織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尙冀再見稱贄今不及矣玆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〇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閒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〇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閒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 敕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 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蕚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嚴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 詔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

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
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幷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幷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水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軏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塡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

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士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自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

與方獻夫書曰　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於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勦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勦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

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濈濈道路踴躍歡聞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 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 敕遣行人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盡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閒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濵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還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閒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往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於南寧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衮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著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與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𤟵兵一千名萬

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閒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衞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根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與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閑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弈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卽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猺迴旋連絡延袤

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幷各鎭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特角屯聚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閒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匝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與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閒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幷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衞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閒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衞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鎭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沈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鎭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

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與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齎捧　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與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徧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其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立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與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閒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玆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送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閒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閒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閒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閒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漭漭蕩蕩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事來卽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閒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閒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烝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奉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閒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閒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閒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閒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狠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躭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裀設褥表裏裼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鋐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 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黃洪李珙苑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閒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萼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閒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

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柰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幷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　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閒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幷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四　年譜四

年譜附錄二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尙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湢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允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允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　殿試恐失所托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自師沒桂萼在　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允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剎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閒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欒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璣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皐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閭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哻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覩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柯橋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入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莊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釴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而悲惕然而戚怳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卽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謐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謐位附食於師謐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眞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傅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旣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修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畿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局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掊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

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爲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乢峯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幞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嵬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闉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率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尙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騶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庚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渰史際因歲青築渰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嶷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增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〇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〇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聽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

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聽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聽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閑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閑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聽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閑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

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允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思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閑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

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晝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晝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摵薄霜霰之嚴凝隕穫秕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衞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衞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褻慢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爲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修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衞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　師自征三浰山寇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不變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謐詢士民之情罪逐僭據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愼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纊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謐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

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與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謐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提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祲民饑牽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時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旱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奬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毘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閭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邱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

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郄守益謨天眞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眞書院本天眞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眞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敘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太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眞躋蟾窟經蒼峽采十眞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祕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眞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眞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淩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愼之爲義從心從眞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指眞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媢欲揜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達爲赤舄隱爲陋巷俾　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眞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郄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

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眞體烱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眞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沖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佘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眞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為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洊躋綸閣為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鍰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　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　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
楊博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
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
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戸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
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
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　開國佐命
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　欽依
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戸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
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
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
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
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
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
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
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踈虞則賊黨
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咸寧姑置不論
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逈絶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
無閒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
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
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五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歎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敘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與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坌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眞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淩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疏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尚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歎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

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沈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爲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辯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沈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祕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

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銓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熒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貌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鬭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祗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滅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

爭傳之以爲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峯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魯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痊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峯問行蹤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諠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閑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欺人與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鄰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叠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與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歎之也彼其歎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

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爲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歎將日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　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閒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即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遲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日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攀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詧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卻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逈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怍顏月晚入簾白松標當戶閑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況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烱然在獨也稍離奔騖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彫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

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倘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郎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蒐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顏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徭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嶺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嶺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嶺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歎己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閑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

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間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絶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竈只致良知人己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彫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愼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弔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搆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槁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淩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煆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躐等徑約之病也愼之愼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自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絶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彫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

歎稱羡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淩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攙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溼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閩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尚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沈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　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麤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　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　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　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遯墜厓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棲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縣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與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　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罷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閒　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　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饔飧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應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　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臧疏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泠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詠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　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萁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

先去以爲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　國大臣恨老不能荷
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
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
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
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
遂擒濠幷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　闕嗚呼自古奸雄搆亂雖有忠臣義士必
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閒地方大
定公聞變從容羣囂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徇　國不攖懷回顧以成
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　武廟南巡權奸妒功
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大統
始下　詔表揚伯安之功　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　天翊運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
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
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　宗社神靈　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
搆橫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　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
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
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
晏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
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
成禮偃然而逝訃　聞　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
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
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還南京太常辱贈以
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搆謝病歸
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
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
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
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
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　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
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
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
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
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
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
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
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
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
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
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
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卻不受年十一
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
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
留居妖亦寖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
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
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
師與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
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
日夕諷誦其閒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
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　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
充　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還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
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　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勸聖學戒逸豫

親仁賢遠邪佞爲勸　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之不厭罷講　遣中官賜尙食　皇太子出閣　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　眷賜加隆戊午　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　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　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　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　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還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羸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筵啓沃　聖心篤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邈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僊僊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　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譔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閒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眞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温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

哭墓下痛父以忠死麄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卻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蹔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聽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搆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閱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誨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紘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

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　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
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　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
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還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
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
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
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
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　經筵
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　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
之設或閱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閒歟雖　聖德天健自能乾
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
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　特命爲日講官
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　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
命兼　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　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　命主
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　命
與纂修　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　命
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上以先生講釋明瞻故特久
任是歲冬　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　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
以便色養不　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　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
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
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
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
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
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
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
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　旨令致仕先生聞　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
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毁先生於　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
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
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
本無可恥今洒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
吾吾不信也洒不復辨歷事　三朝惟　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
勸　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　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
者必先期演習至　上前猶或蹔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
日　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
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　文華殿講大
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
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　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　命中官賜食
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　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
益用剴切　上亦精勤彌勵詎意　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
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
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
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己拯救之雖以
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
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
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
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
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
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
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
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
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甫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
人之歿寢苫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
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甯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

曰曩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
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甯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
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
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
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
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
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　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
敗也吾爲　國大臣恨己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
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趣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
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
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　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
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
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
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
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　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
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
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
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　今上龍飛始下　詔宣白新建之功　召
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齎白金文
綺慰勞新建遂下　温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
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
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甯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
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
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
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
也　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
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
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
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
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
無昏憒時　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
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
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
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
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往於
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
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
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
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
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邱園或時與
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
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
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
衎衎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
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
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
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
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
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
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
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

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曰遠子必勉之臨埊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黄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祕湖漁隱公彥達祕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温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義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畀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準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卻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沈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還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閒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浰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閒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甯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與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脅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趣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

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仗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脅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　賜敕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　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　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　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　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菴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愼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鎭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人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　廷杖龍場煙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盧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浰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爲閫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瑯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　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

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
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
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
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
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卻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
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
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
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
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尙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
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
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
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
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
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
授以寶劍既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
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韃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
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鐙讀五經及
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鐙書室俟龍山
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闢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
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僕
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
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
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
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　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
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
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

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
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
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　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
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
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茇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
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溼
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
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
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
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
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
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
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
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
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
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
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　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
寢已而僮酋有阿買阿札者摽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
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
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　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
寺予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
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巏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
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
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
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
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

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及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　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　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浰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詗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閑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淩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礧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閒道

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遁入廣東界上黄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脇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勦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腳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勑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商康上猶三縣輋賊虜掠居民廣東浰頭等處強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勦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尅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勦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斆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勦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勦方略先是屢請　勑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　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賜勑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　勑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硐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

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閒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令指揮郟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横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閒諜詗知各險隘皆設衮木礧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鋭砲鉤鐮使由閒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衮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昶馬廷瑞兵由閒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横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絶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鑿竇懸絶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鋭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縋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絶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絶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閒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浰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横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閒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浰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鬢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幷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浰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浰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鋭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

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浰各
哨官兵遙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
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
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己度險遂斷
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
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
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
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廹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
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
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
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
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閑接連閩
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
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酋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
玐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勦平上三省夾勦捷音疏　朝廷
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奬勵懇疏辭免乞
原職致仕　温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
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褎崇象山陸
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
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丕變
贛人多爲良善而閒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
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
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
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
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
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
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
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
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
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
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佖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
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
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
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在
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
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濵與省城相近且
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
意則　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
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閑諜假奉　朝廷密
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
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
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閉又捕捉僞太師
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
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
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　命將征討以解東
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　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
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
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弁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
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
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
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
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

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鼇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攻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　宗室及儀賓內官幷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暐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閒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汊誓師且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斯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噪並進梯縆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閒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　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

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閒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因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　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　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暈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幷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暈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倖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幷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閑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論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　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　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幷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謁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　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　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閒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　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　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　上乃召公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幷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　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

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
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
奪民閑田地山塘房屋遵奉　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
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
政司用備緩急是年　月　上晏駕　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勦
平亂賊安靖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
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武宗國
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勤本年十二月
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
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
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普恩賞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
爲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
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
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
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尚書
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
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
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　旨兵部奉　欽依
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
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　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
遂令鏌致仕又降　旨督趨赴任　旨去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
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
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
齎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

薦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
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
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
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
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
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
命見　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　聖旨王守
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
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勦之患十罷兵行
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
寧府乃下令盡徹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
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思田二府目
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
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
赴軍門訴告公諭以　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
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　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
杖一百衆皆合辭扣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好
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公隨至其營
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　朝
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
不須爾等勦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
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
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
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
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

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
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
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有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
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滕峽諸處猺
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
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
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
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等賊巢先
是賊酋詗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
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錯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
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
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
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勦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
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
揮王良輔幷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
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勦前後生擒斬獲幷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
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
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舟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
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
勦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
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
縣治於虞鄉爲立廨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
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
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
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
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　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

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齎
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
恩齎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
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
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
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
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
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
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舁至南
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
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公蕚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
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
其擒濠軍功冒濫乞　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
蘇王受得宜征勦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
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于　朝取來作輔
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
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薦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　旨黃綰學行才識
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
院便照前　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幷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
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
害公恐予在　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　上將出郊桂公密具揭
帖奏云云　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幷　朝廷常行卹典贈諡至
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
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
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
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棄千

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緼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余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　曰承勳承學□□□□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賫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為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閒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

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為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為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既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　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鋐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參政賴

聖明復職汪又為疏論公偽學及指予皆為黨邪不忠予又為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予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　聖明拔之窨窜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既困屈沒齒尚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為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旐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　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尚書 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　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與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　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　朝廷倏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攖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為終始之令名豫章為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櫬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鋐 兵部尚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　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朱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鋐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皋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煢煢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　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鎭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兹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閒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　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閒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襚爲可恨耳兹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疏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頓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　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　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卬公啓絶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櫜弓矢南夷厎績公既彌留人百其哀況我同儔小人靡悱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猺獞也而邊夷格　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　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憖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宅茫茫至難諶也寒蛩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蘩蘋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暐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籛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　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譔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與思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之夢而學者與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　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牆遡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

嶺而雲樹蒼蒼訃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錋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
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與師討平逆藩　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
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
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潢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敘經
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
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
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蓍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
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
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
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輀何來載疑載驚今也
號咷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
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　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　聖上
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
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
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倀倀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
湲感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鬭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
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隳弊金溪之學爲世
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汛掃支離
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
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慼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躓
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
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五六年閒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
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
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閒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
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
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
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
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踸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
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
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
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擕
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
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
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尙其陰
隲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殽爰薦我觴覩靈輀之既駕愴
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祕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
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
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　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
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　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毗倚胡天命之不

延乃一朝而云瘞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欒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聞出忠孝天成多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為　國柱石忠鯁立　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沈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虩虩禍白蕭牆誰敢為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為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

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　主憂寧忘奉　詔徂征應時翱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擾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　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　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閒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為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　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鉎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殃百拜薦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艮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為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　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為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為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為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倘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尚賴在天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輀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己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為扃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為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粲

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毯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洏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明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為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折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虞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為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憮一老不遺萬民何懟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鵜鳴日未斜兮鵩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為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灑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　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薦登樞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蠢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　王家爵封南浦猺獞相攻賴公柔撫煢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為帝夾輔降為河嶽廟食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彷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彜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曈慶□□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閒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　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緊誰無福

陽克愼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閒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輀兮涕泗淋浪泰山頹兮莫知嚮往絮酒為儀兮薦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絰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絰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　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庚嶺聞之且喜且疑卽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于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憒絶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與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祕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　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祕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遡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閱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裒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尙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埜驛親進含玉陸同殮襚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鋐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間

之曰吾豈爲乃公哀邪己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恩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恩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飱左右以贐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 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 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襚扶輿襯行則與蒸徒共樿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絰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飱左右以贐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畢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襚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憫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憑哭其棺閱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襚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齎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特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槩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卻與例不必卻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遺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

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況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況軍旅之事易簀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弃原銀五百三十二兩託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識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慤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主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厎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閑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弃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煇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煇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與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　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裒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艮在此而不在彼也煇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埜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寔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鋐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

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百戶何湧江馬昻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
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
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
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
張鏜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兌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黃鏊各就位哭奠張
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櫬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
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
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玥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楊廷
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尚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
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絅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
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櫬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
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櫬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
葉溥李緋參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暐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
璽王寧崔昻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
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威舒泰武進鄒
輗鄉宦副都御史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
欽主事張鏊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柏胡
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艮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
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軏孫鋹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效生
員陳文榮承差劉昻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鈺楊文嚴洪
徐愷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暐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
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

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徯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
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瑢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傅諾萬年縣主簿龍光相
安仁和縣主簿鄒軿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
主簿錢珊典史馮璁教諭謝烱庠生邱民節宋廷豸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
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
將赴　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
厥既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
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
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翟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
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
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觔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
人欒惠黃昫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
教諭朱驥訓導胡弈□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
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參政胡纘宗葉寬參議萬廷彩龐浩
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党以平何鼇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
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翺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
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寧訓導程大
有王裕莆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
庭訓通判陸遠洪晳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曾昇會稽知縣
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仁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
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珽伍箕僉事張
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

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衡陳烜陳焯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辦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衞指揮同知劉鏜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衞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衞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衞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欒惠又各特舉焉劉鏜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尙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党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艮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翶孫仁洪珠孔庭訓洪晢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灝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鰲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皐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軽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佀轂周大經周文㸂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賁徐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嚴穀楊霓楊譽知府吳敘廉使韓廉邵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艮謨主事葉艮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逵王一和王文訓王文軥王文輅王文轒艮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艮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鎧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沖徐沂徐楷徐潞葉鍇徐霈張津錢𤘽錢翺錢祚詔淩世華朱篪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紱周應損秦鶃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感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一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妒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　朝在市寃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寃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　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　敕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搆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瑕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簒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　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　詔旨天下方快　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顚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妝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　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況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寃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　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佖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蚱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卽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顚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燄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

四集擣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 先帝崩臣又不知 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 聖明詳察乞降 綸音慰安守仁仍然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光祿寺少卿時作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即譏讒蝟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姦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 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搆逆虐燄呑天藩郡震動 宗親懾憂 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姦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 敕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諜假與 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 武宗皇帝南巡姦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 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於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 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 宇內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 武宗初年劉瑾爲姦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尻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 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乏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浰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 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 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飡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況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即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於水皆無廕子副

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兼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 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 顧問以 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 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 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 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 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 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劾力之勸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勦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 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 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

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　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絶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絶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　詔命先發後　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　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　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　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　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

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敕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淩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淩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王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　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鬬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

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茍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姦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龔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龔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卻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眞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値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恤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讙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

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　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鬱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讙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尙謙矣尙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眞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眞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

贛以來　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
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
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
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
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舉
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聞書
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於姑蘇之
郡學

陽明先生平浰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浰頭最大浰之賊肆惡以毒吾民
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與
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逼巢受毒無歲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撫都
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
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
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
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勸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　詔加公提督軍
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
浰為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浰凡軍中籌畫多諸之兵備副使楊君廷
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
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
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為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
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
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為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詗之賊度
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
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
盧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朢珂等各來
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
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
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
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閱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
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浰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
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
饗犒明年正月癸卯朏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
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竝進其軍於龍川者惠州知府
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
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
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郟文率義民孫
洪舜等從冷水徑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
季斅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徑入公自
率中堅督文搗下浰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浰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
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於龍子嶺
我兵列為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卻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
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
遂併上中二浰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
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
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
塘舍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
半徑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徑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
四曰狗腳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
尚八百餘徒聚於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
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
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為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

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白沙於銀坑水丁卯覆之於烏龍鎮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奧分逃餘孼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黃田坳辛巳戰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梨樹乙酉戰於芳竹壬辰戰於百順於和峒乙未戰於水源於長吉於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珦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即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　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為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薅從虎狠之狂噬而聽孼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為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孼之蕩平以為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為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於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於聖賢之學自播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姦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為學之志未立故也既以責志為教肄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不於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壒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為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為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為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覩斯石悲嘅焉既移置於先生祠中復求搨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託記於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為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嘵嘵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為崇獲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為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亙羣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

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蕲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干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浰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疏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　璽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模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　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於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警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　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羅鋒刃爲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制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既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鞏　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鐫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邪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與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葢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於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

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疏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　召因募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子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與起云既公　召還荐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　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與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推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翦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搢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酋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藩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耳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如風雨雷霆

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屬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　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幷官吏里鄰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　任江西南贛等處勦賊成功　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幷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勦賊成功　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幷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　奉稱征勦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　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　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　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　聖旨是各官旣勦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　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勦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　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　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爲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　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塡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　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尙書王　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卽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　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疏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禀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婺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況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　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

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尚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於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 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 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既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 洪慈人心咸爲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 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 恤典并有 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 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遡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 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 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 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 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 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 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 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 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 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尚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 恤典未給人心稱屈玆當 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寃洗濯之會諸臣之 恤典似當應給以廣 殊恩者也再乞 敕下該部一并酌議 請自 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 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 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 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慝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 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 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 恩寵之澤予奪出自 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於忠良則爲公及於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於其間也臣伏讀 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 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 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 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於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諮之搢紳參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飭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剿藍鄢之劇

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
預辭身後　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
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
十餘年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
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
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𢍰　恤典贈謚迄今人以爲
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
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
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爲
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　恤典贈謚未蒙　先
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廣西横州府千
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
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
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尚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冑廣東瓊州府
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
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韙之昨吏
部題　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𢍰謚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
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　明詔所謂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此其
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
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　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
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　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　皇上
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　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
不容逭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
之冒濫　朝廷恩賚於泉下也哉　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
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
所不容緩者伏乞　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
吳廷舉唐冑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謚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
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𢍰行集議題　請取自
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　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
久當獲伸　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
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
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
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
坐使狂寇沖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
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
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觀應時不當
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　敕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
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　明詔不當得之旨
奪其贈廕祠祀俾毋終辱　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　聖朝
平明之治少裨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應　明詔乞　褒殊勳
以光　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　詔下中外搜剔幽滯　恤錄往忠鼓動
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
經科臣列舉題　請顧其功在　社稷道啓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
特爲　陛下言之臣伏聞　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
置造淫巧蠱惑　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眈
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
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
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
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　武
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　宗社之危益如累卵

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慴　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　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　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　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　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己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賫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歎而不置矣伏惟　皇上俯垂軫念　敕下廷臣虛心集議　特賜復爵贈謚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　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　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　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　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大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於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於九原矣卽今奕世阨窮永言鎖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賫捧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謚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　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擬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　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　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謚官員例應給與　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撰述官　員　誥命　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謚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謚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謚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謚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謚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謚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謚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訒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謚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謚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最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　武

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　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
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
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
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　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
於輿論討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
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槩具見
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
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姦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
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尚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略
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閫外近年艮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
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
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
並無訾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
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
督周尚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
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
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　聖旨蔣冕
喬宇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柟俱與他謚石瑤准改謚其
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
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
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　經帷
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
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
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王守仁汪俊
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尚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　經帷纂脩幷建立
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幷中書
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　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
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
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
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
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
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尚書雷　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欽
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
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塡施行計開
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係　京二品文
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
百兩正　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　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
同都吏王宜　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　禮部以字
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
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　詔書內一款近
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
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尚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
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
果　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謚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鈔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
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
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幷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幷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
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
恩贈謚事節奉孝宗皇帝　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憑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
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著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

得　恤典一節　朝是所以崇奬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
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
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　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
心爭自濯磨之始而　明詔所及特開釐正　恤典一款言官奉　詔諮詢陳
列上請無非祗承　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
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
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
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　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
照事例明白相應題　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
乞　賜諡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
祭文幷擬諡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
布政司堂上官致祭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
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　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
　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諡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
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
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
前去煩爲類塡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
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
備承照會內事理卽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
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
數備造靑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
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　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
守仁文　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姦擁節江西仗
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絶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
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眞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尚缺於身後朕茲
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諡加美號膺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
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
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貤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奠
追載頒諭祭服茲明湼用慰幽靈　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
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
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窀穸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
典奬爾忠魂　朞年除服文同但改窀穸爲周朞又改爲禫除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
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煠骨一塊　煠魚一尾　酥餅酥錠（各四箇）　湯
雞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眞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　入遞不差人　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
開讀事　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　劄付押　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
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
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
誦功爵廕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卽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

作速會　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幷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幷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燄熾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卽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　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閏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卽本爵之勳烈誠與　開國同稱迨　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　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　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　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　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　特取其的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　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與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幷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　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幷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　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卽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沖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梯絙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　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

因傍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噪呼竝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竝進礮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雲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幷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亙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 命將出師蒙 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卽許泰平虜伯朱彬卽江彬左都督朱翬卽劉翬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 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 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 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 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幷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 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 奏差太監張永齎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幷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幷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賜敕遣官獎勞 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幷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 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 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幷當行 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浰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尚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 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爭於士論蓋較之 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 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 說堂 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爲懇乞 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 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

姚人方正德己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　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　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燄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處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閒地方底寧　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　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　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卽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卽使　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　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柰何功雖成矣而姦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其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　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　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閒始起奉　敕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既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

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　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寃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　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寃亦甚矣茲幸我　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　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　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　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　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犂廷掃穴之績尚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　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　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　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閒我　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　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　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　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等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　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廕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　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　武廟之末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　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

較之靖遠威寧之功且亦偉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
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
吏科鈔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鈔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
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
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
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　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
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　聖王所不能廢卽如王
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　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
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
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
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　請恭候　宸斷緣係
開讀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尙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題爲
開讀事驗封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任　題爲
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
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
公臣朱　等戶部等衙門尙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
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
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
武宗巡幸之時虐燄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
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疐尾之算攻南昌
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
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
威寧其功尤偉仰蒙
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於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尙靳於
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與滅繼絕所望於
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薦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
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
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
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著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
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
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
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勦
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
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竝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
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齎赴
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
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竝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
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
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尙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
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
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
奏薦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
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
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薦前來隨該
本部題奉
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
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
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宄蕩平
坐貽
宗社盤石之固較之　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
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著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
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
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
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
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
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

國家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
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
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
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
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
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
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
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卽如寧
夏安化之變比之宸濠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閒言同
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
衞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新建伯王正
億不必改議□□□□□□□□□□次會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明夷待訪錄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明夷待訪錄

目次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
田制二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胥吏　奄宦上
奄宦下

明夷待訪錄

國朝　黃宗羲　梨洲著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

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

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于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于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曆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

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鎭之權以方鎭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以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絰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

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幷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爲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爲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爲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詔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於是學校變而爲書

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於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曆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煙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州教之務亦無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即隸於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別其有學行者歸之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爲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於太學使知民之情僞且使之稍習於勞苦毋得閉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衆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於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於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於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更不別遣考試官）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於學行者學官咨於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曆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於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於

冊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無玷清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祠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冊一冊上秘府一冊送太學一冊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嘗患之也爲拔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既已經於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貲郎其源不能清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於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爲紛亂而無益於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卽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傳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決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闊無用之具余謂當復墨義古法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

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疎者絀由後則愚蔽者絀亦變浮薄之一術也或曰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寧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於餖飣之勦說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疎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為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枉才嚴於用則少倖進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寘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為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為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既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以為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為一科孫吳武經為一科荀董揚文中為一科管韓老莊為一科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宋史有明實錄為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實而辨是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

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集於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爲度考官聘名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尙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鑒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爲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爲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爲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於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職事觀其所効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分爲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爲侍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於常調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於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分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鎭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

絕學者如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攷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爲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事卽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詳看其書足以傳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宧光說文長箋劉振識大編之類部帙雖繁却其書而遣之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玄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

阻當李賊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為事不以失天下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為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為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為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宜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為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調發致亂天啓之奢酋崇禎之幕圍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動四方既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卽一方不寧他方晏如四也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為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

內田土之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內之事也井田旣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蓋坐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別而爲則壞經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旣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十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授於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買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旣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共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爲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秦光武之乘漢可爲而不爲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爲其可以使吾事將使田旣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爲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

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爲十矣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曆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爲難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尚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爲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穫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爲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爲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萬曆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戶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於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

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授田於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戶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倂歸土田於是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卽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尙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旣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讎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千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土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衛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弘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衛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於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於農然且不可乃又使軍分於兵是一天下

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東事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衛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衛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衛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耕者無人則屯糧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於是益之以民糧又益之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輸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

軍既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無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畿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於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於戶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一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無資於養如以萬曆六年戶口數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十戶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畿之內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衛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衛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任

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於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謁文臣卽其品級懸絶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隷齒兵興以後有言於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同事虜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靑齊諸鎭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宗重武之効如此然則武固不當重與曰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爲將武之伐商太公爲將晉作六軍其爲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於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然且不可况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優爲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爲重武耶爲輕武耶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族赴賊俱死尙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義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飈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衆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隷者之未爲非也然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藜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搴旗之士儒生無所言進何也曰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無瀾治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爲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爲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莅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莅軍節制者不得

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爲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識義理喜虜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爲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戶百戶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千把總之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卽爲總兵侍郎卽爲副將其屬郎官卽分任參遊設或征討將至也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卽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卽參用于其間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爲尚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將帥之事也卽一人以力間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來山野市井之間膂力稍過人者當事卽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曆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爲一途爲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爲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爲用武之本不以麤暴爲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餽問器飾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玄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者著自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曆以前嶺南用銀之外雜以金錫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宅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飭

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以金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舒之故元之稅糧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既不行錢僅爲小市之用不入賦稅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戶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於民間者尚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宮奴專之以入大內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即時和年豐無益也即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胠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重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錢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常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薄私錢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爲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斂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爲稅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鼇永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異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僞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即以之抵商稅在場即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筐篚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爲巫資于烹宰以爲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爲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肆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爲倡優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戶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爲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胥

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戶長以督賦稅今坊里長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于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一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戶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即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多出仕之途既狹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爲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爲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

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它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爲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爲家故以府庫之有爲己有環衛之強爲己強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爲非其有嘵嘵而爭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皆奄宦爲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雜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猶其有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相喜怒爲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爲容悅矣師友以規過失爲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爲內臣士大夫以爲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卽以奴婢之道爲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蓋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下之爲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旣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爲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爲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爲之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爲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爲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責而鄭玄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是周禮爲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爲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事若使爲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爲固然得志弗爲則是以周公爲舛錯矣苟如玄之爲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儒以寺人隸于冢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人不顧禮義兇暴是聞天下聚兇暴滿萬而區區以係屬冢宰納之鈐鍵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卽未及亂亦厝火積薪之下也吾意爲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況于

子孫乎彼鰓鰓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明夷待訪録